

80

稿請見代報
靜如

0022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5)

集刊第一本第三分抽印本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高本漢著 趙元任翻譯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並論冬蒸兩部

王 靜 如

中華民國十九年

北 平

KBC
G
111



3 1764 2809 6

MG

H 11/

5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一)

高本漢 著

趙元任 翻譯

I. 韻尾

研究古代中國音的統系，因為中國文字不是標音的，不能從文字上的讀音看出來，我們曾經利用了各種別的很豐富的材料，總算考定了，而且詳細的考定了，所謂“古音”的系統，就是第六世紀的切韻所代表的音。可是研究到更古的時代，材料就更少。更不好用，所以在現在的時候要想詳細的考定我們可以叫作“上古”的中國語，就是周朝跟經書的語言的讀音，那還做不到。但是咱們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關於那時代的中國語言，大致也可以得許多要緊的結論，那末，這個有四種方法。這裏頭最要緊的恐怕是中國以外的各種支那系語言的比較的研究；可是要作這種研究，現在的時候還不能算成熟。那些 T'ai 語 (就是暹羅的語言) 跟那些西藏緬甸語先得徹底的研究好了，用比較的方法把它最古的音考定了，然後拿他們來研究中國語言才有用處。但是其餘的三種材料現在就可以用的，在下文就可以舉幾個例來顯明用了那些材料怎麼可以得到關於上古中國音系的新而有趣的結果。

第一樣就是古音系統裏的空當給我們許多要緊的暗示。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1923) 第 22 頁到 25 頁^(二)，我曾經研究過幾個例。現在再研究些同類的例

咱們假如翻開切韻指掌圖，或是康熙字典裏的切音指掌，那類的表，就可以看出來所謂開口跟合口兩種表的很規則地相配的現象。這就是關乎聲與韻當中的 u 或 w 的有無。凡開口 kâ 就是跟合口 kuâ 相配，開口 gâŋ 跟 gwâŋ 相配，開口 kiāŋ

[(一)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by Bernhard Karlgren, 見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ctober, 1923]

[(二) 我曾經翻譯過一段，見清華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第三十四到四十一頁。

——譯者。]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跟合口 *kiwang* 相配，其餘類推。在這樣，咱們假如拿那些韻表前五百年的切韻的韻母再照韻表的原則來排列起來，同時特別研究兩大類有許多地方相類的韻母，咱們就可以得一個表如下：——

等	韻	韻
一	寒 <i>kân</i>	桓 <i>kuân</i>
二	山，刪 <i>kan</i>	山，刪 <i>kwan</i>
三跟四	仙 <i>kīân</i>	仙 <i>kīwân</i>
三	元 <i>kīn</i>	元 <i>kīwân</i>
四	先 <i>kien</i>	先 <i>kiwen</i>
	覃，談 <i>kâm</i>	○
二	感，銜 <i>kam</i>	○
三跟四	鹽 <i>kīâm</i>	○
三	嚴 <i>kīnm</i>	凡 <i>pīwôm</i>
四	添 <i>kiem</i>	○

這樣看起來，在 *-n* 韻尾有一全套合口的韻，而在 *-m* 韻尾，差不多全沒有合口的韻。咱們就得問，爲甚麼會這樣？那末最顯然的回答，就是在那 *-m* 韻裏，*-m* 是一個唇音，*u (w)* 也是一個唇音，所以一個很可能的解釋就是說在最先倒是真有像 *kuâm*, *kwam*, *kīwâm* 那類的字，可是後來因爲一種異化作用，就是在同一個字裏頭避免有同類音隔開音而讀兩次的現象，使得那類的字改變了音，所以在表的右邊發生了空當了。

這個當然不過是猜想，咱們現在就得看能不能把這個說法證實。第一樣事情要調查的，就是問中國語當中有沒有這種異化作用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上古中國語的存在，倒是容易證明的。拿一個風字，在古音[切韻音]是 *pīung*，可是風字從凡聲，凡字在古音是 *bīwôm*，是 *-m* 尾字，可見得上古風字的音是 *pīum*。還有在詩經裏風字照例跟心，古音 *sīem*，林，古音 *kīem*，押韻，也是一個證據。所以說風字的上古音是 *pīum* 是穩當的(三)。還有熊字古音 *piung*

也是一個同樣的例。熊字從 *ɣiəm* 變成 *ɣiung* 就如同風字從 *pium* 變成 *püung* 一樣。這個可以從兩個保存古音最多的方言當中看出來，就是在廈門跟汕頭熊字還保存了 *-m* 韻尾讀作 *him*。那末上古音的 *-im* 既然變成了古音的 *-iung*，那一定是因為有異化作用，就是因為有了一個唇音 *u* 就不高興再有一個唇音 *m*。(四)

這種傾向從現代的廣州語當中還可以得一個有趣的證據。古音的 *-m* 韻尾在廣州語大致是保存的，像賢字古音是 *kam* 廣州語也是 *kam*。可是到了凡字，古音 *b'iwəm* 在客語是 *fam* 在汕頭也還是 *kuam* 而在廣州語是 *fan* 不是 *fam* 了。所以這就是異化作用，就是討厭兩個唇音在一塊兒的趨向，使得那 *-m* 變成 *-n* 了。

現在再回到上頭古音 *-ân* 與 *-âm* 的表，咱們就可以放心的假定在上古音當中一定有過 *kuâm*, *kwam* 等等的音，不過因異化作用在古音時代以前就變成了別的音

[(三)至少說它的 *p-m* 是穩當的。——譯者。]

[(四)關於 *-m* 尾(或 *-p* 尾)：*-ŋ* 尾相通的現象，羅常培(莘田)先生曾經找了不少的例，現在承他的允許，附錄在這兒：(有 * 號的是“又讀”)。

1. 從凡的字。——

廣韻收 *-m* 的：

凡，𠂔：符芝切 *b'iwəm*，

𠂔：又扶泛切，*b'iwəm*。

嵐，葷：盧含切，*lâm*。

集韻收 *-m* 的：

風*，楓*，楓：甫凡切 *p'iwəm*。

廣韻收 *-p* 的：

𠂔：蘇合切，*sâp*。

2. 一個字。——

廣韻收 *-m* 的：

闕：丑禁切，*t'iŋm*，照例應

廣韻收 *-ng* 的：

風，楓，楓，楓，葷：方戎切，*püung*。

𠂔，風：方鳳切，*püung*

嵐，汎，葷，梵*：房戎切，*b'iung*

風：馮貢切，*b'i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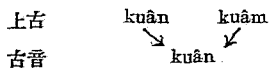
𠂔：薄紅切，*b'ung*



今國音跟許多方言：

闕：窗上聲，*choang*

了。那末在情理之中咱們想他們是變了些甚麼音了吶？假如咱們利用廣州語的暗示，就會疑心到古音當中包含字數極多的韻 *kuân* [桓]，*kuan* [刪 山經]，*kiwân* [仙緣]，*kiwân* [元原]，*kiwen* [先玄] 那些韻裏頭一定會藏着許多上古音 *kuâm*，*kwam*，*kiwâm* 等等的韻。既然這樣，那末古音的 *-uân* 等等的韻一定有以下兩種不同的來源：——



這個也還不過是一種猜想，但是幸虧咱們能夠證實它的。有一個方言在許多零變作今音 *chenn*

3. 從顛，𪔐的字。——

廣韻收 *-m* 的：

顛*，𪔐*，𪔐*，𪔐*，𪔐*，𪔐*

顛*：古譚切，*kâm*。

𪔐*，𪔐*，𪔐*；古暗切，
kâm。

𪔐：都咸切，*vâm*。

𪔐：徒紺切，*d'âm*。

廣韻收 *-ng* 的：

顛*，𪔐*，𪔐*，橫：古送切，
kung。

4. 從宋的字。——

廣韻收 *-m* 的：

抹，𪔐：桑感切，*sâm*。

抹，𪔐：蘇紺切，*sâm*。

抹：盧感切，*lâm*。

廣韻收 *-ng* 的：

宋：蘇統切，*suong*。

5. 從並的字。——

廣韻收 *-m* 的：

並：白衡切，*b'am*。

並：蒲鑑切，*b'am*。

廣韻收 *-ng* 的：

並：蒲迫切，*b'iweng*。

——譯者。]

見的例當中還能够保存上古的韻尾。這又是汕頭的方言。在這裏頭咱們看見有以下的音：——

汕頭	古音		上古音
喚 han	xuān	ㄣ	xuām
患，櫛 huam	ɣwan	ㄣ	ɣwam
鑄 chiam	tsiŋwān	ㄣ	tsiŋwām

現在咱們有汕頭語當中的那麼好的材料，咱們就能夠來解釋古音系統當中的大空當了。就是這樣：——

古音	古音	古音	古音	(上古音)
ān [寒]	uān [桓]	ām [覃談]	○	(uām)
an [刪 山 臻]	wan [刪 山 臻]	am [咸 銜]	○	(wam)
iān [仙 延]	iwān [仙 臻]	iām [鹽]	○	(iwām)

就是說在上古音開合口都是全的，但是因異化作用 -m 變了 -n。上古音的 -uām 等等韻，到後來變成 -uān 等等，所以結果就是有一個大空當 [就是咸攝沒有合口的話]。

上文所謂利用古音系統來研究上古音，剛才所說的就是一個例。研究上古音，還有兩個更要緊的方法，一個是諧聲字：就是一個偏傍一個聲符 [聲符俗也叫“偏旁”] 拼成的字；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詩經裏的韻。⁽¹⁾這兩種材料都可以領咱們回到周朝時代。雖然其中有好些古怪跟不規則的地方，可是仍舊有可以研究的通則，而且是極有價值的通則。

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裡頭我曾經利用諧聲字來推測些關於上古音的很古怪的結果。其中有一樣，就是證明上古音當中曾經有些聲母跟韻尾，後來沒有到古音時代就失掉了。比方重古音是 iŋwong 在更古的時候是有一個 d- 聲母的。因為這個

(1) 詩經的韻曾經顧炎武跟段玉裁考定過的，後來Legge根據段的工作把那些韻曾經記下來過。照我看起來顧跟段都有一點做得過火，有些地方作詩的人未見得要押韻的，他們也把它們當作韻。但是他們的研究在大體上是很聰明很可信的。

緣故，它所以能夠作許多舌尖音字通篇顛等等字的聲符。還有假如列古音 *liät* 是能作例 *liäi* 的聲符，那也是因為例字本來有一個舌尖輔音的韻尾，不過在古音時代以前就失掉了，或是應該說變成了 *-i* 了。關於列：例的問題我現在還有一點討論而且打算提議一個關於我早先的論說的更好的修正案。

在我那字典裡頭，我起頭就認定例古音 *liäi* 不會一直就是簡單的 *liät*，要不然列也得要把它的 *-l* 掉了。要假設兩個完全同音的上古音 *liät*，一個列字到古音時代仍舊是 *liät* 又一個例字到古音時代變成了 *liäi* 那是沒有這個理的。(五)那末最就手的解釋就是想到例字有一個 *-d* 韻尾：上古音 *liäd* 念成古音 *liäi*，我那時候找到對於這個觀念的證據，就是證從諸聲上看起來，在古音曾經有掉了上古音韻尾的痕跡的字，大多數都是去聲字：例古音 *liäi'* (从列 *liät*)，世 *siäi'* (諸泄 *siät*)，怕 *p'a* (从白 *b'ok*)。在古音當中濁音聲母的字比清音聲母的字低一點，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在許多方言當中還是這樣：田 *d'ien-* 是低音，天 *t'ien-* 是高音。所以我當時就得了一個很自然的結論，說例是在上古音讀 *liäd* 不過那一個 *-d* 韻尾把字的後半的音拉低了，所以發生後來古音的 *liäi'*。

[(五) 同音在同樣音的情形之下一定要同樣變，[這原則在語史學上固然是很有用，但是怕不能認它為完全沒有例外，否則在廣韻同“紐”之下（就是在一個圈兒之下）怎末常常發現今音分化的現象？一個很要緊的非音的而又能影響音變的情形就是讀書跟說話的分化。例如在中部有些方言同是咸韻胡謔切的字，咸離兩個字文言讀 *jen* 白話讀 *yan*，但是咸字白話用的少，離字文言用的少，因此漸漸咸字不論在讀書或口語偶用總是讀 *jen* 而離字不論書上偶見，或在口語總是讀 *yan*，以後就成了分化的局面了。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入聲考”（新月雜誌第一卷第十一號第十八頁第一節裏談到這個 *-t* 尾變去聲的問題就以“冷僻”不“冷僻”為保存不保存古音的條件。但據我個人意見，講到音變的事情，假如有音的情形可循的，不如注重在音的情形，因為它的影響是普遍的。冷僻的標準很難定，至少在現在這題目之內，似乎以去聲（無論當降調講或是漸輕音講，一看下譯者註，398頁）為失落 *-t* 尾的條件，比冷僻的說法較好一點。——譯者。]

但是我近來想恐怕我是把因果弄倒了。說不定還並不是韻尾輔音的性質影響到字的性質，倒還許那調是本來有的，因調而影響到韻尾的性質。要是這樣，那韻尾原來也許並不是一個 -d，也許就是一個 -t。例上古 liāt' → liād' → 古 liāi'，而列 liāt，因為沒有降調（彷彿一種“平”的入聲），還保存它韻尾的 -t：古音 liāt，而例字 liāt'，因為他是降調，所以它的韻尾 -t 變成了 -d 而這個 -d 又變成了 -i 了。同樣，怕字古音 p'a'（從白 b'ok）並不是上古音 p'ag 像我在那字典裏頭所說的，而是一個 p'ak' 有一個降調，換言之就是 p'ak' → p'ag' → p'a'。

這個論說的修正是很有一點關係的。現在不像以前的用一種韻尾輔音之不同來解釋：——

列 liāt	例 liād	(→ liāi')
白 b'ok	怕 p'ag	(→ p'a')

現在我們加入了一種新的聲調的現象：——

列 liāt-	例 liāt'	(變成了 liāi')
白 b'ok-	怕 p'ak'	(變成了 p'a')

這是一個大胆的聲調論。大家都知道中國音韻家幾百年來祇算有四聲，不講上的下的，就是：——

tan- (平)	tan' (去)
tan' (上)	tat (入)

那 tat 放在第四個聲調其實是個排列的方便，倒並不是個邏輯的辦法。固然也可以說 tat 的急促的收法也是一種音樂的性質，也可以跟頭三種聲調變化一樣的比較。可是從普通語音學看起來，咱們可以說上頭的那四種當中像 tan 是有三種音樂的變化，而像 tat 那種音，它自己就不另有聲調的變化。我現在的說法就是說現在有 tan-, tan' 的分別，那末在上古音當中也有 tat- tat' 這種的分別。不過因為在第六世紀以前 tat' 已經變了 (tad' → tai' 或是 ta'，所以後來的中國音韻家就看不出那種入聲字當中還有調的變化的可能了。(六)

【(六)但是至少有一個吳敬恆先生(程暉)曾經想到這個可能。他說：“入聲果

當於四聲之分配乎？……尾，質，耕等之用 k, t, p 收其聲，與東，

從語音學看起來 *lat*, *lat'*, 的分別並不比 *tan*, *tan'* 的分別古怪些。所以這上頭並沒有甚麼立論的困難，現在的問題就是這個說法另外還有甚麼不妥的地方或是另外還有甚麼證據？

在我所看得到的，並沒有甚麼不可以解決的困難。固然一個人可以說假如烈在上古音是 *liät* 而例是 *liät'* 那末咱們就會料到這兩韻在詩經上可以押韻的。在事實上倒的確可以找到些這類字押韻的：——

烈，古音 *liät* : 發 *p'wot* : 害 *ʔäi' ㄟ -t'*

小雅蓼莪五章

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 我獨何害^(七)

月，古音 *ng'wot* : 達 *d'al* : 害 *ʔäi' ㄟ -t'*

真，侵，之以 *ng, n, m* 收其聲又何以異？且東，真，侵，等所含之音母，與屋，質，緝等所含之音母，與西方十八九統以爲“短音”，又相同也。然則胡爲東，真，侵等之鼻音有平上去三聲可分，而屋，質，緝等獨無之乎？（試就入聲一字，而以平上去讀之，似無人不能造其區別也。）故若謂周德清輩以入聲分隸於平上去爲不合古音，似矣。而謂入聲自亦可有其平上去，必非無一論之價值：蓋以

東，真，侵等爲一團，

屋，質，緝等爲一團，

復以東，真，侵，屋，質，緝所自出之

支，脂，之，微，魚，庚，模，齊，佳，皆，灰，咍；蕭，肴，豪，歌，戈，麻，尤，侯，幽，爲本團，三團皆有其平上去，非較周沈等之分別爲善乎？”（見新青年四卷（1918）五號，四七三頁，“致錢玄同先生論注音字母書。”）這個說法是再明白沒有的了，可惜當時沒利用這個來解釋列例等等現象，因此只是個設想，一直沒有引人注意。——譯者。]

[(七)本篇詩經韻出處全引 *Legge* 譯詩經的頁數，現改爲詩經章數，並舉出原句，以便參攷。——譯者。]

大雅生民二章

誕彌厥月	先生如達
不圻不副	無蕃無害

揭, 古音 *k'iot*: 害 *ɣ'äi' ㄞ -t'*: 撥 *puät*: 世 *s'äi' ㄞ -t'*

大雅蕩八章

.....	顛沛之揭
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
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舌, 古音 *dz'iat*: 外 *nguäi'*: 發 *p'iwat*

大雅蒸民三章

.....	
出納王命	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	四方爰發。

但是這類的韵（就是列古音 *liät* 跟例古音 *liät'*）在詩經裡是比較少見的；這兩種韵通常是不押韵的。不過這也不足怪，因為比方 *kan-x kan'* 也是這樣的。大致說起來同韵不同調的字在詩經裏也不大容易押韵的。假如查一查 Legge 記的段玉裁詩經韵類，就可以看出來，差不多一百分的八十的韵是平上去各歸各的。那末，同樣，咱們也應該料到除去上述的幾個特例之外 *liät*: *liät'* 也是不押韵的。

至於要證明這個說法的理由，我覺得是很強的。

(1) 第一層，有好些字的構造，用了新的說法，可以容易解釋得多。這個非但能够解釋列：例說上古例是 *liät'* 比較說上古 **liäd* 可以同 *liät* 的音更近一點；在戈（古 *iək*）諾代（古 *d'äi'*）昔（古 *s'äk*）諾措（古 *ts'uo'*）更顯到我的新說法的好處。

因為照我的舊說法是：——

戈 (d) <i>iək</i>	諾代 <i>d'äg</i>
昔 <i>s'äk</i>	諾措 <i>ts'uo'</i>

遠不如我的新說法：——

弋 (d) iək	詣代 d'äk'
昔 siäk	詣措 ts'uo'

詣得那末好。

(2) 第二層呐，新說法可以解釋許多一字兩讀的有趣的例：——

度，古音 d'äk, d'uo ;	塞 sək, sâi ;
射 dz'iäk, dz'ia ;	質 tsiët, tsi' ;
惡 'äk , 'uo ;	易 iäk , ie' ;
食 dz'iək , (d) zi' ;	

照我原來的說法就得假定每個字的兩種讀音當中很有點差別：——

度 d'äk: d'uog 惡 'äk: 'uog 塞 sək: sâg 易 iäk: iëg 等等。

要是用新的說法呐，那兩種音就相近得多了：——

度 d'äk: d'uok 惡 'äk: 'uok' 塞 sək: sâk' 易 iäk: iëk'
射 dz'iäk: dzïak 食 dz'iək: (d)zik' 質 tsiët: tsit'

而且從上古音變到古音的時候，那些失掉韻尾 -k, -l 的字跟保存韻尾 -k, -l 的字，他們兩者的元音的變化未必是一樣的，所以要是追溯到上古時代那些兩讀的音，除掉聲調以外，也會是，甚至於像會是，完全相同的。要是這樣，那就跟好 hao':hao' 王 wang', : wang' 那些用聲調來表示功用不同的例是一樣的原則了。從這上頭看起來，假定上古音 -k, -l 韻尾去聲而不假定 -g, -d 韻尾這說法，給一字多讀的現象可以解釋得非常好了。

(3) 第三樣呐，像 kag 那類的字同 kang 那類的字的音既然那末相近，咱們就應該料到諧聲字應該一定有 kag 同 kang 互通諧的例 (八) 但是這種例似乎是從來沒有的。這個也合乎上古 kak' 而不是 kag 的說法。

(4) 最後第四層呐，就是有一個字可以給一點暗示。這個字在經書裡，例如書經“湯誓”，或是詩經“葛覃”，有時候可以代替曷字。曷 yat 寫成了害 yad 那似

[(八) 去年我記廣州音時，有好些人把筭 tuk, 谷 kuk, 得 tak, 等字讀成 tug, kug, tag 等等。旁邊有一位外省人聽着說：“他們廣東人怎把屋韻字念成東韻了？”由此可見 -ng 與 -g 尾音之近似。——譯者。]

乎有點奇怪，可是假如易 $\gamma\hat{a}t$ 寫成了害 $\gamma\hat{a}t'$ 那稍為不小心一點是像會有的。

以上四種理由，我想合起來他的蓋然的程度就差不多等於必然了。

我得要說明白有了現在新的說法，並不一定就說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有幾百幾百的例，像例古音 $li\hat{a}t \leftarrow -d$ 那類的公式就算錯了；錯倒並不錯。因為從例 $li\hat{a}t'$ 變成 $li\hat{a}i'$ 當中差不多一定會經過一個 $li\hat{a}d'$ 的時期。不過在新的說法，除掉 $li\hat{a}i' \leftarrow -d$ 的公式以外咱們可以找着一個更古時期 $li\hat{a}t'$ 就是了。從一個旁證還可以看出來假定一個 $li\hat{a}d'$ 等等過渡的音的好處。西歷幾百年的時候（看 370 頁）像非去聲的列 $li\hat{a}t$ 字（廣州， $li\hat{t}$ 就是平常的入聲字）在中國北部起頭失掉 $-t$ 的時候，那 $-t$ 先變成 $-d$ 再變成 $-\delta$ （磨擦的 $-\delta$ ，例如吳文的 $li\hat{a}t$ ），這個可以從兩個地方看出來，一個是古代用 $-t$ 字翻譯外國字的 $-r$ ，例如 *Nirvāṇa* 譯作“涅槃”涅槃 $niet$ （ $\rightarrow nie\delta$ ）代表 *Nir-*。還有一樣就是 $-t$ 韻尾在朝鮮文變作 $-l$ 例如列 ($li\hat{a}t > (l) i\hat{a}\delta =$) $i\hat{e}l$ 。

II. 主要元音

現在講完了韻尾輔音了，咱們要講上古韻的元音的大問題了。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裏頭，從古音看起來，那些十分之九的諧聲字是諧得很好的：主 $t\hat{s}i\bar{u}$ ，注 $t\hat{s}i\bar{u}$ ，住 $d''i\bar{u}$ ；甘 $k\hat{a}m$ ，紺 $k\hat{a}m$ ，酣 $\gamma\hat{a}m$ ，紺 $g\hat{i}\bar{a}m$ ，聲母是相同或至少相近的，主要元音跟韻尾輔音也是這樣。但是有好些很顯著的例外。這些例外用我在那字典裏所推測的上古音都已經解釋了，但是有一個不合的地方，我當時是留了預備後來討論的。現在就討論這個了。

在諧聲字裏頭跟詩經的韻裏頭有好些魚韻跟魚，模韻相通的例，在古音看起來就是 $-a:-o$ 相通的例。比方：——

衡古音 nga 從𣎵 $nguo$ 聲

賈 ka 又讀 kuo

姦 ka 跟乎 γuo 押韻，見詩經

小雅棠棣八章

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是究是圖

豈其然乎

從段 ka 的駟 ʔa 跟魚 ŋiwo 跟徂 dz'uo 押韻

見詩經魯頌“騶”四章

駟駟壯馬	在 <u>坰</u> 之野
薄言駟者	在 <u>駟</u> 有 <u>駟</u>
有 <u>駟</u> 有 <u>魚</u>	以車祛祛
思無邪	思 <u>馬斯徂</u>

牙 ŋga 跟居 kiwo 押韻

見詩經小雅“祈父”一章

祈父	予王之 <u>爪牙</u>
胡轉予于 <u>恤</u>	靡所止 <u>居</u>

下 ʔa 跟女 ŋiwo 押韻

見詩經召南“采芣”三章

予以 <u>奠</u> 之	宗室 <u>牖下</u>
誰其 <u>尸</u> 之	有 <u>齊季女</u>

夏 ʔa 跟鼓 kuo 押韻

見詩經陳風“宛丘”二章

坎其 <u>擊鼓</u>	<u>宛丘</u> 之下
無冬無 <u>夏</u>	值其 <u>鷺羽</u>

馬 ma 跟楚 ts'iwo 押韻

見詩經周南“漢廣”三章

[(又八)詩經騶虞的第一章，把虞字隨在賁兩韻的後邊，第二章把虞字隨在蓼騶兩韻的後邊。朱熹的詩集傳於是把第一個虞字叶音牙第二個虞字叶音五紅反，這種任意改讀，自然不能算數。清朝講古韻的學者，像顧炎武，江永，段玉裁，孔廣森，都主張首章的賁，騶，虞跟次章的虞字算隔行押韻，王念孫，江有誥，都主張首章的賁，騶，乎，虞跟次章的乎，虞算隔行韻。但是我覺得焦竑說：“賁與騶爲一韻，蓼與騶爲一韻。吁嗟乎騶虞一句自爲除音不必叶也”比較的有道理，所以這個例似乎可以刪去。——譯者。]

翹翹錯薪 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從巴 pa 的猗 pa 跟虞 ngiū 押韻

見詩經召南“鵲巢”一章

彼茁者葭 壹發五豝

于嗟乎騶虞(又八)

擎 nja 從奴 nuo 聲

且 ts'ia 又讀 tsiwo

車 ts'ia 又讀 kiwo

野 ia 從予 iwo 聲

者 tsia 諸讀 tsiwo, 都 tuo, 跟戶 yuo 押韻

見詩經唐風“綢繆”三章

綢繆束楚 三星在戶
今夕何夕 見此桑者……

邪 zia 跟魚 ngiwo, 徂 dz'uo 押韻 (見上段例)

斜 zia 從余 iwo 聲

瓜 kwa 諸讀 kuo, 跟麻 luo 押韻

見詩經小雅“信南山”四章

中田文廡 疆場有瓜
是剝是蕓 南之皇祖……

夸 k'wa 諸讀 k'uo

華 ywa 跟都 tuo 押韻

見詩經鄭風“有女同車”一章

有女同車 顏如舜華 將翔將翔
佩玉瓊琚 彼美孟姜 詢美且都

楚古音看起來這些韻裡的主要元音都不合了；要解釋這個有幾條路。

第一種解釋就是說在上古跟中古音這些字都是有 -a 有 -o。不過到造諧聲字的

人跟作詩的人覺得 -a, -o 的聲音够像到可以互諧或互押了。但有幾種事實使這種解釋不能成立。這些押韻的 -a 在詩經裡有些地方非但跟 a 而且跟 u 都押韻的：——

野 ia · 羽 jü

見詩經邶風“燕燕”一章

燕燕於飛	差池其羽
之子於歸	遠送於野

馬 ma : 武 mü

見詩經鄭風“叔子田”三章

叔適野	巷無服馬
豈無服馬	不如叔也
詢美且武	

華 ɣwa : 夫 pü

見詩經小雅“皇皇者華”一章

皇皇者華	於彼原隰
馳驅征夫	每懷靡及

但是在叶韻的說法，-a, -o 押韻或是 -o, -u 押韻還可以想像的，要是 a-，u- 押韻那就押得太壞了。從還有個證據也得同樣的結果。無論在諧聲字裡或是在詩經的韻裡，從來不看見唐韻 -äng (-wäng) 跟冬鍾 -uōng (-iōng) 相通的。例外是有的，但是很少。-äng 跟 -ōng 大體上是嚴格分開的。那末，既然 -äng, -ōng 相近的程度不够押韻，或是作諧聲相通的字，爲甚麼 -a, -o 倒可以呢？

所以這一個說法，說衙是 nga 吾是 nguo，從上古到古都沒變，這話是不能成立的了。咱們現在得說或者衙原先不是 nga，要不然吾原先就不是 nguo。

馬伯樂 (Maspero) 教授在他的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唐代長安的方言) (BEFEO., 1920, 15頁) 曾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的。他說而且相信有些像家古音 ka 那類的字，是從上古 kò (ò 他是當一個開口 o 用的) 來的，所以直接可以跟女字 níwo (馬伯樂寫作 nɿiò，也是開 o) 直接押韻。但是光這末說不能就算。第一層他並沒有給甚麼理由。第二層他專門論家 ka, 牙 nga, 下 ɣa

那些沒有介母的字，換言之這是現代官話也是用 -a 的字，他並沒有論到野 iä，煮 tsia 那類有介母 i 的字，換言之就是現在官話變成了 ye, chë, shë 等等。(2)但是咱們已經看見後者跟前者卻是在這問題裡頭的。因為在詩經裡既有家：平押韻的事，也有煮：仄押韻的事；既有夸：旁相諧的字，也有煮：諸相諧的字。所以這問題得拿全部來看，再討論各種的可能，然後再定一個可以證明的解決。

要弄這個題目有兩個邏輯的可能：

或者吾 guo 是從上古 ngua 來的，因此可以諧衙 nga；

不然就是吾 guo 所以諧衙 nga 是因為衙是同馬伯樂所想是從一種 ngo 音來的。

第一個可能不能夠沒有認真的反證就隨便撇開的。有幾樣事情是很利於這個說法的。第一層，咱們可以提到西藏文跟中文的有些很有趣相配的字：——

五古音中文 guo	西藏文 lnga
吾古音中文 guo	西藏文 nga
魚古音中文 ngiwo	西藏文 nya

這個看起來很有道理，可是離開證明上古音那些字的韻尾是 -a 差得遠遠啦。究竟那 -a 是本來的或是後來的是很難說的，而且在中國語跟藏語沒有作通盤比較之前，要從隨便檢的那末幾個例來作結論是很危險的。

第二層，就是在中國古音系統裡有一個古怪的空當。在古音 -ä, -a, -o, -u 四個韻裡頭有以下的韻母：——

等	開口	合口	合口
一	歌 kâ	戈 kuâ	模 kuo

(2) 假如馬伯樂當初非但是想到家，牙，下那些二等的字，假如他也想到野，煮那些三等的字那末照他上古元音說法他一定也會得到也（官話 ye 上古是 iö，煮（官話 chë）上古是 tsio。可是照他自己所定的系統予字（官話 yü）是上古 iö，諸字是上古 tsio，那末要說同是一個上古 iö，野字變了 ye，予字變了 yü，這個有點不近情理了。從這個上可見得馬伯樂當初一定祇想到二等字家古音 ka 那類的字。

二 麻 ka 麻 kwa
三，四 麻 ia o 魚 kiwo, 虞 kiü

第二行三等理應該有的 -iwa 是一個除掉一兩個有問題的字(九)以外，是並不存在的。這個很可以引誘人設想在上古音裡頭一定有予 iwa，諸 tsiwa 那類的字，不過後來因為 w 的影響變成了古音時代的予 iwo 諸 tsiwo 了。用這個說法來解釋以下的諸聲那就好極了：——

予 iwo ㄥ *iwa 諸野 ia
諸 tsiwo ㄥ *tsiwa 從者 tsiä

但是這種說法的難處馬上就可以看出來的。在一二兩等的例並沒有空當。一到要解釋吾古音 nguo 怎麼可以諧衙 nga 的時候，那就不能夠同樣地假設說吾 nguo 是從上古 *ngua (nguo ㄥ ngua) 來的了，因為那就要跟一等戈韻例如臥字古音 nguä 或是二等麻韻例如瓦字古音 ngwa 衝突起來了。假如吾當初是 ngua，後來變成 nguo，那末臥 nguä 瓦 ngwa 也應該變成了 nguo, ngwo 了，而他們並沒有變。

固然人家可以說古音戈韻的 -uä 例如臥 nguä 他是從別的音來的。這一點咱們得好好地想想，以後許可以看出來，要解決全問題這個可以給咱們一個很有根的起點。

在事實上咱們的確能證明一等的韻母古音歌韻 -ä (kä 等等) 音，戈 -ua (果 kuä，臥 nguä，等等) 在上古時代真是有一種 a 音作主要元音，跟古音一樣的。這個從諸聲字跟詩經韻裡頭可以看得出來的。在這兩種地方他都跟支韻相通，現在在官話讀 i，早一點讀 ië，更早一點讀 -iä 的。比方可古 k'ä 諸奇 g'jiä 我古 ngä 諸義 ngjiä，波古 puä 從皮古 b'jiä 等等。

在詩經裡河古 ya，他 t'ä 跟儀 ngjiä 押韻：

鄘風柏舟一章

汴彼柏舟 在彼中河

〔九〕轉字(通常作軋)在 *Analytic Dictionary* (第 60 頁)作 Xiwa 歸麻韻三等合口，但在廣韻見戈韻，似應作 Xiüä，在方音中(如常州)有讀若虛的，也像是長 u 的痕跡。——譯者。〕

髮彼兩髦 實維我儀
 之死靡他 母之天只
 不諒人只

何 ɣâ 跟 寘 ngjiä 押韻

邶風“君子偕老”一章

.....

象服是宜 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

麋 muâ 磬 ts'â 跟 猗 iä 押韻

衛風“淇奥”一章

瞻彼淇奥 綠竹猗猗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歌 kâ 跟 池 d'ia 押韻

陳風“東門之池”一章

東門之池 可以沤麻
 彼美淑姬 可與晤歌。

所以古音 -â, -uâ 韻在上古也有一種 -a 音作韻母是可以算確定的了。

拿這個做一個固定的出發點，咱們就可以進一步說，無論在諧聲字或詩經韻，古音 -â, -uâ 不跟古音 -uo, -iwo (切韻模，魚) 相通的。這個規則我一共祇曉得兩個例外⁽³⁾。大致說起來這規則是異常的嚴格的。所以這個無疑的證明吾古音 nguo，諸 ts'wo 那類字的韻母 -uo, -iwo (切韻模，魚) 不是從一種上古的 *-ua, *-iwa 來的；這類的字在上古音看樣子也是以 -o 那類的音為主要元音的。

這兩點既然沒有問題了，咱們就可以再拿 ka, pa, ia, ts'ia 等等字來作一個最後的審查。

(3) 固 kuo 諸 寘 kâ；跟 虞 dz'â 諸 觀 ts'wo

馬伯樂指出古音 -a 韻的字在上古音是分作兩種，一種他假定是上古的 *o*。但是這事情其實還更複雜。那些 -a, -ia 類的字一塊兒算起來（切韻廢韻）從諧聲字跟詩經韻裡可以看出來有三種很清楚的字組：——

(a) 一組的字在諧聲跟詩經韻裡跟古音 -â, -uâ (-iě ㄟ) iă (切韻歌戈支) 那些韻來的。這一組裡有以下的字：——

加古音 ka 諧娶 kâ , 跟寘 ngjia 押韻

鄭風 “女曰鷄鳴” 二章

弋言加之 與子寘之

.....

麻 ma 諧摩 muâ , 跟歌 kâ 池 d'ia 押韻

(見前 “東門之池”)

沙 sa 諧娑 sâ , 跟冬 iâ , 寘 ngjia 押韻

大雅 “鳬鷖” 二章

鳬鷖在沙 公尸來燕來寘

爾酒既多 爾殽既嘉

.....

差 ts'a 諧磋 ts'â

也 ia 諧他 t'â 跟池 d'ia

蛇 dz'ia 從它 t'â 聲，跟皮 b'jia 押韻。

召南 “羔羊” 一章

羔羊之皮 素絲五紵

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

些 sia 從此 ts'ia 聲

曷 k'wa 諧過 kuâ

化 xwa 諧貨 xuâ

瓦 ngwa 跟僕 ngjia 押韻。

小雅 “斯干” 九章

乃生女子	載寢之地
載衣之揚	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	

此外咱們還得加許多從以上所得出來的字，例如：迦，裂，迦，嘉，伽，迦ka，伽，茄g'ia，麻ma，破，婆，鮓，紗sa，槎dz'a，嗟tsia，蝸，蝸，刷kwa，花ɣwa，這一組裡頭的字，無論是在諧聲或是在詩經韻裡，沒有跟古音 -uo 或 -iwo 相通的。

(b) 第二組的字在諧聲跟詩經韻裡是跟古音 -uo -iwo (切韻模，魚) 相通的，那末間或也跟 -iu (切韻虞) 相通。這一組就是給咱們發生問題的字。這裡頭第一樣就有衡，牙古音 nga，夏，家，遐ka，下，夏ɣa，馬ma，巴pa，拏nja，且ts'ia，車ts'ia，野ia，耆tsia，邪，斜zia，瓜kwa，奎k'wa，華ɣwa，其次還有從他們得出來的字也應當算在裡頭，如槓，嫁，稼，霞，蝦，霞，蝦，霞，霞，霞ɣa，厦，厦sa，瑪，碼，媽，碼，馬，嗎ma，吧，疤，芭，把，爸，靶pa，爬，琶，巴b'a，姐tsia，查dz'a，蓊tsia，奎sia，爺，耶ia。這一組在諧聲或詩經韻裡從來不跟古音 -a，-ua，-ia，(切韻歌，戈，支) 相通的。

(c) 第三組，就是像敖字古音 sia' 從赤ts'iak 又自己諧聲 siak 的字。這個敖字顯然是上古去聲字來的：敖sia' ㄟ -k，(4) 這個韻尾先變了 -g，然後在古音以前早就掉掉了。這一組裡頭有以下的字：——

敖 sia' ㄟ -k' 如上文

乍 dz'a ㄟ -k' 諧作 tsak

怕 p'a' ㄟ -k' 從白 b'ok

亞 .a' ㄟ -k' 諧作 'ak

射 dz'ia' 又讀 dz'iak (又得出來的謝zia'，ㄟ -k'，歷 dz'ia' ㄟ -k')

借 tsia' ㄟ -k' 又讀 tsiak，從昔 siak

(4) 這個從 -k' 尾來的 -ia' 又跟宕攝 (切韻藥)：虞 ngiak 等等用長短的不同來分辨的。

夜 $\dot{y}a'$ ㄣ-k' 從亦 $\dot{y}ak$ ，夜自己又諧渡 $\dot{y}ak$

寫 $\dot{s}ia'$ ㄣ-k' 從巛 $\dot{s}iak$ ，自己又諧瀉 $\dot{s}ia'$ ㄣ-k'

蔗 $\dot{t}sia'$ ㄣ-k' 從庶 $\dot{t}wo'$ 又諧蹠 $\dot{t}sia'$

以上三種 (a)，(b)，(c)，就是古音 -a - $\dot{y}a$ (切韻應韻的二三等開口)，當中第一組是很顯的，第二，第三組還要加一點解釋：——

(a) 就是上古 -a (- $\dot{y}a$)：加 ka ，也 (d) $\dot{y}a$ 等等字

(b) 在這一組馬伯樂提議一個開 $\dot{o}$ 是當然有理由的，因為咱們已經看見他們在諧聲字跟詩經韻裡是跟 -uo, - $\dot{i}wo$ 甚至 - $\dot{i}u$ 相通的。但是恐怕咱們沒有充分理由假定這就是普通的開口 $\dot{o}$ ，像馬伯樂說跟魚 - $\dot{i}wo$ 裡頭的 $\dot{o}$ 音一樣，像德文 $Gott$ ，或是 $kommen$ 的 $\dot{o}$ 音一樣。因為在這個例咱們已經知道那個 $\dot{o}$ 是變成古音的 -a，而 - $\dot{i}wo$ 後來變成 $\dot{i}u$ 又變成 $\ddot{u}$ 。在麻韻開口字咱們固然可以說：——

家上古 $k\dot{o}$ ㄞ古 ka ㄞ官話 kia ，而：

居上古 $k\dot{i}w\dot{o}$ ㄞ古 $k\dot{i}wo$ ㄞ官話 $kü$ ，

說因為家，居當中 w 的有無之不同，所以後來變得兩樣（馬伯樂可是不承認居有 w ，他說居是 $k\dot{i}\dot{o}$ ！）但是在麻韻合古字像這樣的例：——

瓜上古 $k\dot{w}\dot{o}$ ㄞ古 kwa ，而：

居上古 $k\dot{i}w\dot{o}$ ㄞ古 $k\dot{i}u$ ㄞ古 $kü$ ，

那就不近情理了，因為瓜，居都有 w ，要假定一個 - $w\dot{o}$ 變成了 - wa 又一個 - $w\dot{o}$ 變成了 $u(\ddot{u})$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瓜，居當中的 $\dot{o}$ 音一定有一點性質的不同的。

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個難點了，這難點乍看起來好像很可怕的。因為假如咱們設想那元音漸漸從 $\dot{o}$ 經過 $\hat{a}$ 變成 a （家上古 $k\dot{o} \rightarrow k\hat{a} \rightarrow ka$ ）那咱們簡直沒法子解釋別的有 $\hat{a}$ 的字像歌 $k\hat{a}$ （上頭已經證明原來就是 $\hat{a}$ ）沒有也從 $\hat{a}$ 變成 a 。說歌字老是 $k\hat{a}$ 不動，而家從 $k\dot{o}$ 經過 $k\hat{a}$ 又變成 ka ，這話是不能成立的。所以 $\dot{o} > \hat{a} > a$ 這個公式是不合式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唐代別的韻變遷得來的。切韻江韻 $k\hat{a}ng$ 當中的元音是一個比德文 $Gott$, $kommen$ 更開的音，彷彿像英文的 law 普通所謂 $\dot{o}$, $\hat{a}$ 之間的音，照馬伯樂很巧的證明是這樣變的：⁽⁵⁾——

(5)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79 頁。

江 káng→kǎng→kǎng→kang。在有輔音韻尾 -ng 的字。這現象一直晚到唐朝才有。現在我提議在更早得多的時候在沒有韻尾的字也有一樣的現象，比方上古家 kǎ，野 iǎ 那類字，就是說上古 kǎ→kǎǎ→kǎa→古 ka。

這種解決的法子的好處馬上就看得出來的。一方面家 kǎ 跟呼 ʔuo 押韻，蒼 tsǎ 跟戶 ʔuo，焚 ts'wo 押韻，而諧 tuo，諧 ts'wo 就顯得很自然的事情了。又一方面：——

瓜 kwá 變成 kwǎǎ→kwa 而

居 kiwo 變成 kiū→kü。

也就容易懂了。

(c) 關於第三組就是上古音有韻尾 -k' 的字像敎 śia' 本來是 -k 變成的等等還得加一點解釋。從諧聲上看起來屬於這一類的字其中一部分就是射 dz'ia，夜 ia，寢 śia，有時候在詩經裡跟 -uo，-iwo，甚至於跟 -iu 押韻，好像跟 (b) 類的字（家上古 kǎ 等等）一樣似的，比方：——

射 dz'ia ㄟ -k' 跟御 ngiwo 押韻

鄭風“大叔于田”二章

.....	<u>叔</u> 在 <u>藪</u>
<u>火</u> 烈 <u>具</u> 揚	<u>叔</u> 善 <u>射</u> 忌
<u>又</u> 良 <u>御</u> 忌	

這個似乎很古怪，所以得解釋一下。

押韻押得特別的，其實還不止上頭說的古音 ia ㄟ -k' 等等的字，還有些別的上古 -uo 的字，就是本來 -k' 去聲的字，也有同樣的特別的押韻的地方。關於這種，我曾找着十七個我以為靠得住的例：——

射 dz'ia ㄟ -k' 跟御 ngiwo，疊 iwo 押韻

關於射，御，例見鄭風“大叔于田”

小雅“車臺”

辰彼頤女 令德來教

或燕且譽 好爾無射

夜 ia' ㄣ -k' 跟圃 puo, 瞿 kiū, 居 kiwo, 呼 xuo 押韻

齊風“東方未明”三章

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

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

唐風“葛生”四章

夏之日 冬之夜

百歲之後 歸于其居

大雅蕤五章

靡明靡晦 式號式呼

俾晝作夜

寫 sia' ㄣ -k' 跟潛 siwo, 語 ngiwo, 處 ts'wo 押韻

小雅“蓼蕭”一章

蓼彼蕭斯 零露漙兮

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

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路 luo' ㄣ -k' 跟故 kuo, 摯 kiwo, 固 kuo, 訏 xiu 押韻

大雅“皇矣”三章

啟之辟之 其極其闢

攬之別之 其彙其柝

帝遷明德 串夷載路

天立厥配 受命既固

大雅“生民”三章

實覃實訏

厥聲載路

.....

露 luo' ㄣ-k' 跟故 kuo 押韻

邶風“式微”一章

式微式微

胡不歸

微君之躬

胡爲乎中露

莫 muo' ㄣ-k' 跟圃 puo, 黜 kiu, 陰 d'wo, 居 kiwo, 顯 kuo,

怒 nuo, 故 kuo, 虞 ngu 押韻

唐風“蟋蟀”一章

蟋蟀在堂

歲聿其莫

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

無已大康

職思其居

好樂無荒

良士瞿瞿

太雅“雲漢”六章

旱既大甚

黜勉畏去

胡寧溘我以旱

僭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

昊天上帝

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

宜無悔怒

慙 suo' ㄣ-k' 跟菊 n'ziwo, 怒 nuo, 押韻

邶風“柏舟”二章

我心匪鑒

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

不可以據

薄言仕懃

逢彼之怒

庶 siwo' ㄣ-k' 跟固 kuo, 陰 d'wo, 顯 kuo, 怒 nuo 押韻

小雅“小明”二章

昔我往矣	日月方除
曷云其還	歲聿云莫
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	憚我不暇
念彼其人	瞻瞻懷顧
豈不懷歸	畏此譴怒

度 d'uo' ㄉㄨㄛ'，跟處 ngü，押韻

太雅“抑”五章

質爾人民	謹爾侯度
用戒不虞	慎爾出話

.....

從這上咱們似乎非得說或者每段第一個字射 d'ia，夜 ia' 等等在上古音本來有舌根輔音韻尾；或者說其餘的御，譽，圃等字也有這種韻尾。第一個說法自然不能成立的；非但從說文上可以看出來舌根韻尾的痕跡，在詩經裡，除掉上述的押韻法以外，那些字在別處也跟入聲字押韻，例如

夜 ia' ㄉㄨㄛ'：夕 zia'k：惡 'ak

小雅“雨無正”二章

.....	莫知我勸
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
匪曰式滅	覆出爲惡

庶 siwo' ㄉㄨㄛ'：炙 ts'ia'k：客 k'ok

小雅“楚茨”三章

.....	爲俎孔碩
或燔或炙	君婦莫莫
爲豆孔庶	爲賓爲客

.....

等等。第二個說法似乎又說得太遠了，那就得在那一大些 $-uo$, $-iwo$, $-iu$ 韻的字上裝了舌根輔音韻尾，這個結論只根據詩經裏不到二十個例的證據似乎太靠不住了。但是幸而還有一個第三種可能。另外還有一個很顯的事實來領路。

在上表的右邊那些字像御 $ngiwo$ 呼 χuo 等等固然有時候跟夜 $ia' \leftarrow -k'$ ，莫 $muo' \leftarrow -k'$ 押韻，但他們從來不跟篤，古音 $tuok$ 現在我們叫入聲的字（就是一直到古音跟現在方言還保存了 $-k$ 音的字），來押韻。這個不能純粹是偶然的，乃是證明在周朝時候像夜 iak' 莫 $muok'$ 那類字的輔音韻尾一定起頭變弱了（後來不久就掉掉了）： $ia'k'$ ， $muok'$ ，因此雖然像居 $kiwo$ ，篤 $tuok$ 那種韻不可能，而偶爾可以有以下的這種韻：

莫 $muok'$ ：居 $kiwo$ ；

庶 $siwo'k$ ：顯 kno ；

夜 $ia'k'$ ：居 $kiwo$ ，呼 χuo 。

這最後的韻算是勉強極了（因此這類的例也是很少很少見的），所以不免教人想說在上古音像射，夜那類字的韻母不是一個 $-iak'$ ，而是一個 $-iäk'$ ，到後來 $-k$ 音掉了，夜 $*iäk$ 就跟野字一樣從 $iä$ 變成 $iää$ ，變成 ia 那末變的。不過這個說法對於亦 $iäk$ ：夜 ia 等等字諧聲的關係又不大好，光憑這點理由似乎是難成立的。

III. Simon 的韻尾說

這篇東西正要付印的時候，——本來是在 1928 正月在倫敦東方學學校一個講演的主題，——我接到了柏林 Dr. Walter Simon 的一篇文章⁽⁶⁾，這個學者在那文章裏討論了好幾個上文所討論的主題，而且有些極有趣的暗示，所以不能不看看他的說法，然後現在的討論才能算完。

在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 裏頭，是從諧聲字裏得到明白證據之後，然後才斷那個字在上古音是有舌尖音或舌根音韻尾（後來未到古音時代就失掉的）；就是像上文討論的列 $liät$ ：例 $liäi$ 那類的字。Simon 要證明這類上古韻尾失落的現象還要遇見

(6)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的多得多，有許多類的字在古音（切韻）雖然是元音韻尾，在早先是以輔音收音的，而且包括好些從說文上一點也看不出有輔音韻尾的字。

先說 Simon 對於我早先提議上古韻尾的種類的說法他不贊成。我早先是說普通入聲是 -p, -t, -k: 答 tãp, 割 kât, 木 muk, 像例古音 hãi', 裕古音 iu' 韻尾是 -d, -g. 他所提議的是前者是帶音的破裂音 -b, -d, -g, 而後者就因為想不到更好的說法，是帶音的磨擦音 β , δ , γ :——

答 tãb, 割 kãd, 木 mug,

例 hã δ , 裕 iu γ (δ 像在英文 that; γ 像在北方德文 wagen)

他對於這個修正案沒有給一個充分的理由。他一方面說在古代西藏語（大概是跟中文有關係的）從前沒有 -p, -t, -k, 祇有 -b, -d, -g, 因此哩在上古中國音大概有 -b, -d, -g, 不過後來變成不帶音的 -p, -t, -k, 像德文 Bad 讀 bat 一樣。這個僅僅乎是一個揣度。為甚麼西藏的 -b, -d, -g 音是原始的，而中國音是後來的，很難看得出來。要說西藏文原來是有 -p, -t, -k, 因同化等等作用（Sandhi）變成帶音，後來他的勢力擴充了變成一切輔音韻尾都是，-b, -d, -g 了，這個一樣說得過去。或者更像一點，——也許西藏語從前 -b, -d, -g, -p, -t, -k, 都有的（就像中國語我想我能證明也有），不過後來由仿效作用（analogy）都變成 -b, -d, -g, 這種普遍化簡單化的現象是跟支那語性很相合的。關於這些，我們現在實在是沒有的確的智識，從西藏語的情形上，也不能證明關於中國語的甚麼。Simon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說入聲 -t（照他是 -d）在古代翻譯外國字當 r 用，而在朝鮮的中國音就跟 l 相當（割古音 kât, 朝鮮 kal）。他想這個證明上古中國音的韻尾是帶音的（-b, -d, -g）。但是這並不見得證明了。固然在中國北部有些地方在唐朝，甚至於在唐朝前一點兒，像割 kât 一定是 kã δ , 這個一方面可以從朝鮮的中國音（大約西曆六百年）看得出來，又一方面可以從佛經的音看出來，例如羯磨 kiāt-muā 等於 karma，這是拿 δ 當作 r，但是這個帶音韻尾 δ 在漢朝初年是顯然沒有存在的，因為在那時候外國的 r 音不是這樣翻譯的，乃是用中國 -n 翻譯的，例如安息 ân-siak = Arsak。（7）

（7）看 F.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 139 頁

從日本的“音讀”，無論是吳音（第五，第六世紀）或是漢音（第七世紀）都可以證明 -t 變作 -δ 是純粹局部的現象（大概是北方的音）而不是普遍的。從兩種音讀的字裏頭都看出來他們借的字都是根據中國 -p, -t, -k 韻尾而不是 -b, -d, -g 來的。這個可以用一個相近的例來證。古代日本音沒有韻尾 -ng，所以他們翻譯中國的剛 kang 用 kagu (→ kau → kō)。假如當初日本人聽見各字念作 kâg 他們一定會把這個翻成 kagu 不會翻作 kaku 了。那末既然在吳音跟漢音各字都是 kaku，可見他們當初聽見的一定是 kâk 不是 kâg 了。同樣也可以看出來古時日本人聽中國的割是 kât，給是 kâp，因為假如他們當初聽見的是 kâd 跟 kâb，那末按情理在他們一定會把他們翻成 kadu (變成現在 kadzu) 跟 kabu，而不是像他們實在所寫的 katu (現在 katsu) 跟 kapu (現在 kō) 了。

那末一來，Simon 的入聲字答 tâb，割 kâd，木 mug 的說法又落空了。咱們要沒有積極的證據對於作結論就得小心。咱們知道中國入聲字有不帶音韻尾 -p, -t, -k，因為他們在南部方言仍舊還存在，咱們（除掉剛才說的北部局部的變化 -t 變作 -δ）從日本音讀的證據上也知道在中國古音也是這樣的。所以要敢說上古中國音這個韻尾有別種音質，那非得要有很強的積極的證據，而這種證據現在並沒有。

Simon 的例 liāi, ㄌῐῐῐ, ㄌῐῐῐ, ㄌῐῐῐ 的說法更不像了。他設想這一類字的韻尾是摩擦音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想不到別的輔音。-t, -k 他要在這些字裏不行，而 -n, -ng 在別的字組裏已經有，那末除 -δ, -ʔ 剩下來沒有別的音了！咱們一會兒可以看出來 Simon 還要把這 -ʔ 整大批的用在上千上萬的字裏頭。要說這個很古怪的 -ʔ（這個音在別的語言裏大概是祇當 g 音的一種變化發生的）是上古中國音最常的韻尾的一個，這事情說他不像會有還是說輕了。這個困難其實是要得用我上頭所提議的去調入聲的說法來解決的。Simon 所以不得已用這個勉強的說法是因為他還相信我早先的假設說例 liāt 跟例 liāi' 的韻尾輔音一定要不同的。他底區別跟我從前的一樣，不過他所用的音值（在我的意見是不能成立的音值）跟我的不同就是了：——

Karlgren 1923 例 liāt 例 liāi' ㄌῐῐῐ.

Simon 1928 列 liād, 例 liāi' < liāδ'.

Karlgren 1928 列 liät, 例 liär' ㄌㄧㄚ́' ㄌㄧㄚ́'

我的新說法就可以把我們兩個人的困難（例 liād 跟 liāδ）都免去了。

但是像前頭說過，Simon 非但要把舌尖舌根韻尾輔音（照他的說法 -δ -ʎ）從從諧聲上有的確證據的字裏頭，並且還要放在好些別的大類的字裏頭。要作這一步他先反對我的上古韻尾輔音產生去聲的說法（*Analytic Dictionary*, 28 頁）（†）（Karlgren, 1923, 例 *liād* → *liāi'*）。我想在若干限度之內，他是對的，這是上文已經說了。我相信我是把因果倒置了，我所應當說的是：上古例 *liāt'* 的去聲產生出來 *liāt' → liād' → liāi'* 的變化。但是 Simon 還走進一步，這就走得太遠了：他否認古音例 *liāi'*，格 *iū* 那類字的去聲聲調跟他們輔音韻尾的失掉當中有任何關係。拿一點統計就可以證明這不能這末說的。假如查我的 *Analytic Dictionary*（裏頭大約有六千常用字）找裏頭的從說文上可以証明是上古韻尾掉掉的字，就會看出來凡是能夠證明掉掉了的音是舌尖音的（例 *liād* → *liāi'* 那類的字）一定是去聲字，——這是包括有不同的四十五套的諧聲字。還有從諧聲上看出來是曾經掉掉了舌根韻尾的字（像格 *iuk* → *iū* 那類的字）在不同的六十二套諧聲字裏，有一大些是跟去聲走的。跟這些對待的，Simon 祇能舉十七套諧聲字是從諧聲上看出來曾經掉掉舌根音而有別種聲調的（平聲跟上聲）。而且他也注意到凡是這些“例外”都是掉掉舌根音而不是掉掉舌尖音的字。

Simon 所舉的十七套例(其中好些套只有一個字)在我的 *Dictionary* 裏是屬於以下的聲符的：亥，亞，由，告，高，敷，董，覺，寥，兒，莫，包，曷，遇，是，庶，若，例如：——

亥古音 'yài (諧該 k'ai 等等)，——從刻 k'ak，核 'yok 上證明是舌根韻尾。

高古音, kâu (諧筊, 音, kâu 等等), ——從韻 yák 韻, 韻 xák 上證明是舌根韻尾。

由古音 *jǎu* (諸袖 *d'jǎu* 等等) , —從軸 *d'jūk* , 笛 *d'iek* 上證明是舌根

〔(十)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號二十三頁。——譯者。〕

韻尾。

除掉 Simon 所舉的還有些別的例子，特別在交，毛諸聲的字，還有些罕用的字(看下文)。

就單單因為這幾個例，Simon 就把那個通則撇開了，——就是從說文上看出來是失了上古韻尾的字跟去聲的關係而且在舌尖音是沒有例外的通則，——他就想他可以自由假定像在崖 iu' 的輔音韻尾(這字的舌根韻尾是從谷 kuk 推測出來的)，在許多別的字裏頭不管是平聲上聲跟去聲一樣有舌根韻尾的。這樣否認去聲的通則可是不行，而且爲 Simon 的用處也不必要。咱們祇要能夠把通則的例外(交，高，虫等等的字)解釋了就可以明白有了這通則并不是一定不能說上古音某種的舌根韻尾也可以在平聲上聲裏頭見的。現在既然有上頭說的去調入聲的結論，這個解釋就不難作了。

假如去入相諧像崖 iu' 從谷 kuk 這倒是常例，而平上跟入聲相諧像高 kâu 諧鄒 xāk 是罕見的，那一定是因為前者的主諧字(聲符)跟被諧字比後者主諧字跟被諧字的音相近得多一點。現在咱們是假定崖 iu' ㄟ -k' (從谷 kuk) 當中的輔音韻尾是相同的。但是對於第二種例，咱們不能承認輔音韻尾是完全相同，因為假如高字在上古也是 kāk 到古音變成 kâu，那末就不能解釋爲甚麼高 kāk 不也變成 kâu 而在古音仍舊是 kāk^(十一)。所以結果祇好說在高字上古音一定有一種別的舌根音，跟鄒古音 γāk 諧 iu' ㄟ -k' 兩樣一點的音。有好幾種可以想到的：高 kâg，kâx，kây，不過最簡單最自然的就寫 kâg，這樣讓 -g 代表一個不是 -k^(十二)而此外不知道甚麼性質的符號。這樣我們就得以下的表：——

[(十一) 參考前第 350 頁譯者註第(五) 。]

[(十二) 說文可字在一般的羅馬字對照法(transliteration) 寫作 g。這個音當韻尾用的時候，有時候讀成一種很輕的 -k 或 -g，有時候舌根不抵齦，就成一種 -x，-γ，或 -w(不圓唇的 -u)。像高類的字說不定在上古某時期某地方也有這種不明白的音。換言之，非但咱們現在對於這韻尾性質的知識不明白，就知識明白了之後也許這音本身就是個不明白的音。——譯者。]

	上古	古
平	各 kâk	→ kâk
去	𣪠 iuk'	→ iu'
平	高 kâg	→ kâu

這個說法可以完全解釋上頭討論帶聲通則的例外，就是像亥 ɣ'âi ㄟ -g 諧刻 k'ek 意 k'âu ㄟ -g 諧邾 xâk 那類的例：這些跟去聲不發生關係的，因為他們是上古一種 -g 尾字，跟例 𣪠 iai' ㄟ iat' 𣪠 iu' ㄟ -k' (上古 -i, -k) 是性質不同的；而且因為高 kâg : 邾 xâk 音不甚相近，在諧聲原則上要算是“例外”，結果所以這類的字確是很少。這種說法也可以滿足 Simon 要在去聲以外自由尋找失去的輔音韻尾的要求：不過所找出來的失去的輔音不是那個例子很多的 -k (在𣪠 iu' ㄟ -k)，而是個 -g。

Simon 說上古有舌根輔音韻尾的字當中一組就是古音 -ŋu, 𣪠u (切韻：侯，尤) 跟古音 uâi, -wi (切韻：灰，脂通) 在諧聲上跟詩經韻裏相通的字例如：——

有古 𣪠u 諧賄 xuâi, 洧 jwi

九古 k'ŋu 諧軌 kjwi

畝古 m'ŋu 跟𣪠 p'jwi 押韻

大雅“生民”六章

恆之𣪠 是穫是畝

丘古 k'ŋu 跟媒 muâi 押韻

衛風“氓”一章

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

匪我愆期 子無良媒

我從前在 *Analytic Dictionary* 裡解釋這個古怪的現象的法子是說 -ŋu 的 -u 音後頭上古還有 -i：有 𣪠u ㄟ -g- -u 諧賄 ɣuâi 跟洧 jwi 音，——這個意思是從馬伯樂 (*Dialecte de Tch'ang-ngan*, 86 頁)，在 1920 給的一個暗示得來的，Simon 不

這末說，他有一個有趣兒的說法說這些字的 -u 跟 -i 都是上古一個舌根韻尾（照他說是 -ʔ）剩下來的痕跡到古音念成元音了：——

有上古 *giəʔ* 諸賄 *Xuâʔ* 等等；

那末照咱們上頭得的結論就得改成：——

有上古 *giəg* 諸賄 *Xuâg* 等等。

咱們先得注意光是解釋這裡頭的諸聲跟詩經韻的可能不能就算一個證據。(8) 因為馬伯樂跟我的說法一樣可以解釋他的。那不過是兩種可能的說法當中的一種。

要他站得住，那還得要證。

要證這個 Simon 舉幾個 -ǝu, -iǝu 在上古音無疑的有舌根韻尾的例，例如，祝 *tšǝu* 又讀 *tšǝu* 繼 *siǝu* 從肅 *sǝuk*，跟發 *kǝu* 從發 *k'āk*。他就說既然有些古音 -(i) ǝu 的字能證明是有上古舌根韻尾的，那末何妨也假定古音“有” *ʔǝu* (Simon 上古 *giəʔ*) 那類字也有上古舌根韻尾的。這個說法似乎很中聽。

但是咱們得記得像祝 *tšǝu* 跟 *siǝu* 的例雖然在比較的晚時期的古音（西曆第六世紀）是跟有 *iǝu* 同韻尾，可不能說這就是證明有字在上古音也有舌根韻尾。要假定這個就是方法的錯誤了。那就彷彿是說因為 High German *auf* 是從古 German *ūf* 來，所以 H. G. *Kauf* 一定是從 **kūf* 來，*Hauf* 從 **hūf* 來，而事實上 *Kauf* 本來是 *kouf*，*Hauf* 本來是 *hūfo*。當然沒有理由說所有的古音 -iǝu 都是從同一種上古音來的。其實說幾種上古音合併了成古音的 -iǝu 是很可能的，就像我在上文證明上古 -a, -ǝ 跟 -ak' 都合併了成古音的 -a 一樣。所以像繼 *siǝu* 那種例不能算是有 *iǝu* 那種字在上古音也有舌根韻尾的證據；他們也許完全是另外一個來路。要證明 -ǝu, -iǝu: -uâi, -wi 的字在上古音有 -g 韻尾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在諸聲或是詩經韻裡找出他們跟真正入聲字（木 *muk*，篤 *tuok*，肅 *sǝuk* 等等），——就是上古跟古音無疑的有舌根韻尾的字，——發生相通關係。

Simon 倒是想找這類字跟入聲字相諧的例，像有 *iǝu*（九，某等裡頭 *ǝu:i* 可以互換）。但是他一共祇找到了兩個例。

第一個就是有字是極，古音 *iuk* 的諸聲。這個可能是可能，但是不見得靠得住。

(8) 這個不能跟因為列 *liât* 有舌尖韻尾所以例 *liâi* 也有舌尖韻尾那種例相提並論。

柳是影母字，在上古音是不另有聲母的，而有在上古是另有聲母；所以這也許是個會意字（柳就是咱們所“有”的“邑”）。

第二個例，九 *k'ǐu* 諧旭 *xiwok* 也是一樣的靠不住。九固然許是聲符，但是也許是會意：在我的 *Dictionary* 我就把旭字當“九個日頭”講。本來這個字也許就是從山海經裡所說扶桑樹上九個日頭的神話來的，就是淮南子裡頭說那個善射者，射下來的九個日頭（烏鵲）。

固然可以說因為諧聲字裡頭 *-ǐu* 跟 *-uâi*, *-wi* 相通的例本來不多，所以找到這個裡頭有舌根韻尾的例當然會不多，因此不能說例少，就是不可能。這也許對的；不過咱們得要明白這類的例；假如 Simon 找到很多就可以證明他的說法，現在既然沒有找到很多，那末他的說法就是仍然沒有積極的證據。

所以咱們現在得明白 Simon 關於有，曉（*-ǐu*:-*i* 互換的字）舌根音韻尾的學說祇是說明了，而並沒有證實。因此他接着又作些範圍很大的結論是更危險的了。他說（原文第14頁）：“何以見得祇有 *-ǐu* 跟 *-uâi*, *-wi* 互換的字才有 *-ɣ* 韻尾呢？同樣爲甚麼不會所有 *-ǐu* 韻字都是這樣呢？更進一步既然在諧聲跟詩經韻裡 *-ǐu* -*âu* [豪] (9) 互換，爲甚麼 *-âu* 韻的字不也是這樣呢？還有最後，既然 *-ieu*, *-iâu* [蟹，質] 在諧聲跟詩經裡都跟 *-âu* 互換，他們不也是這樣嗎？所以咱們現在不能不斷定說總的在切韻時候是 *-au*, *-âu*, *-ieu*, *-iâu*, *ǐu*, *-ǐu* 韻的字裡頭的 *-u* 一定是從一個早期的 *-ɣ* 來的。”所有這些話當然不過是個揣度。光知道在第六世紀古音這幾個包含字數極多的字組以 *-u* 收音，咱們並沒有權利能作範圍那末廣的結論。可是那位著者覺得這個範圍還不够廣。他把他的上古舌根韻尾還用在一個別的大字組上。他看見古音 *-ǐu*, *-ǐu* [尤 虞] 常常通諧：父 *p'ǐu* 諧浮 *b'ǐu*，儵 *t'ǐu* 跟鮑 *sǐu* 同樣聲符等等，他就作個結論（原文第15頁）說，“那個複合元音 *-ǐu* 咱們已經追溯到一個早期的 *-ay*，因此跟 *-ǐu* 互相的複合元音 *-ǐu* 早先一定是個 *-ǐuɣ*。”那末既然有些諧聲字裡同時有 *-uo*, *-iu* 又有 *-ǐu*，例如補 *puo* 重 *pǐu*，歷 *iǐu*，他就推想 *-uo*:-*ǐu* 互換，*-uo* -*iu* 互換都是上古舌根韻尾的徵狀。此外在詩經裡他又找了些古音 *-ǐu* 跟古音 *-uo*, *iwo*, *-a*, *-iâ* 押韻的例，比方：——

(9) 濤 *zǐu* : 濤 *tâu* ; 号 *xâu* : 枵 *xiâu*

杜古音 d'uo 跟父 b'iu 押韻

唐風“秋杜”一章

有秋之杜	其葉湑湑
獨行踽踽	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	

.....

.....

女古音 níwo 跟舞 mīu 押韻

小雅“車鄰”三章

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	-------

下古音 ɣa 跟羽 jīu 押韻

陳風“宛丘”二章

坎其擊鼓	宛丘之下
無冬無夏	值其鼓羽

野古音 ia 跟武 mīu 押韻

鄭風“叔于田”三章

叔適野	巷無服馬
定馬服馬	不如叔也
詢美且武。	

這裡他的結論也是說從 -īu 跟 -uo (iwo) -a (-ia) 押韻上，看出在這些韻裡上古都有 -ɣ。這樣他給古音 -o，-a 的這很大的字組，例如土 t'uo (跟從土的字)，女 níwo (跟從女的字跟從如的字)，下 ɣa，予 iwo (跟從予的字)，野 ia 暨 níwo 等等，等等都裝上一個上古的舌根韻尾。(10)

(10)他的學說似乎可以解釋詩經乎，古音 ɣuo 跟家，古音 ka 押韻的現象（參看上文的討論）；這就是說上古乎 ɣuoɣ 可跟上古家 kaɣ 押韻的話。但是這個說法並沒有價值，因為在詩經裡既然 -āng 跟 -uōng 不押韻，一個設想 -uoɣ 跟一個 -aɣ 也不會押韻。所以用 Simon 的學說並不能給乎，家 一個滿意的解釋；他的真解釋乃是如上文所說的。

咱們現在看出來 Simon 用了幾層方法上不能成立的推論，他的結果比前題所能容許的走的遠的多：因為有些古音 -iəu 的字（例如隸 sǐəu' / -k'）在上古無疑的是有舌根音韻尾，又因為假定了一個舌根音韻尾可以作一個有 隸 xiəi 相通的解釋之一（兩種可能的解釋之一），他就斷定隸總古音 -(i)əu 音的字在上古都有舌根韻尾；因為有的古音 -āu, -au, -ien, -iāu 的字在諧聲跟詩經跟有的古音 -iəu 韻的字相通，他就斷定說隸 -āu, -au, -iəu, -iāu 的字也都有那同樣（他以為他已經證了隸 -əu 韻的字都有的）的舌根韻尾；因為有的古音 -uo, -iwo, -a, -ia 跟有的 -iu 韻的字相通，又因為有的 -iu 韻的字跟有的 -əu 韻的字相通，他就斷定 -uo, -iwo 跟 -iu 相通或是 -a (-ia) 跟 -iu 相通的例都證明這些字組裡頭的字有一個已失掉的上古的舌根音。他的理論步步的立腳地的穩固都靠上一步的穩固，那末既然他每步走的都比前題所能容許的遠了一點，那就結果一步一步增加的靠不住。

我現在雖然對於 Simon 的文章裡的結論作些方法上面的問難，我可是要聲明，我並不以為他的觀念是無稽。我倒是覺得這個學者對於語言學上有一個很精明的洞見。咱們不由得會覺得 Simon 疑心古音兩拼跟三拼的字韻 -(i)əu, -(u)āi, -āu, -iāu 等等裡頭至少有好些在早時期總有甚麼輔音韻尾，而那時多 -u, -i 實在是這些輔音變成元音的痕跡，他疑心的恐怕是對的。他的學說當然是很巧，所以值得試一試。咱們要看看能不能找到點證據，假如找着的話，再看他的設想能夠成立到甚麼樣的程度。

(1) 咱們現在先看看在諧聲跟詩經 -əu 跟 -i 相通的例，作為研究的起點。諧聲字有底下幾套（看 Simon 原文 12 頁）：——

丕古音 piəu (：丕 p'jwi)	否古音 (樞 puāi)
又古音 jǐəu (：灰 xiāi)	有古音 (賄 xiāi)
九古音 kiəu (：熟 kjwi)	咎 g'ǐəu (爨 kjwi)
隸古音 kjwi (：隸 kiəu)	某 mǐəu (媒 muāi)
僂古音 p'ǐəu (：僂 puāi)	隸 tǐwi (隸 xiəu)

以上祇有 -iəu, -əu 跟 -uāi, -wi 相通的例。但是假如再看詩經的韻，就又有 -i, -āi, -ai, 例如：——

采古音 ts'āi : 采 i : 右 jǐəu : 隸 tǐ

秦風蒹葭

蒹葭采采	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	在水之渙
邈洵縱之	道阻且右
邈游從之	宛在水中沚

李古音 lǐ : 子 tsi : 母 mǐu

小雅，南山有臺三章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	德音不已。

海古音 yai : 止 tsi : 友 jiōu : 母 mǐu

小雅沔水一章

沔彼流水	朝宗于海
鴉彼飛隼	載飛載止
嗟我兄弟	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

戴古音 tsai : 臺 xji : 右 jiōu

小雅彤弓二章

彤弓昭兮	受言戴之
我有嘉賓	中心喜之
鐘鼓既設	一朝右之

否古音 piōu : 史 si : 耻 t'í : 怠 d'ai

小雅賓之初筵五章

。凡此飲酒	或醉或否
既定之盥	或佐之史
彼醉不臧	不醉不耻
式何從謂	無俾大怠

戒古音 kai : 事 dz'i : 畝 mǎu

小雅大田一章

大田既稼	既種既戒
既備乃事	以我覃耜
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

梅古音 muâi : 尤 jiǒu

小雅四月四章

山有嘉卉	侯栗侯梅
廢如殘賊	莫知其尤

Simon 當然也留心到這個的，他就很一致的斷定所有這些 -i, -âi 的韻在上古部有舌根音韻尾。他祇舉了幾個 -i 跟 -âi 的例（原文第13頁）（而沒留心到戒 kai 的例）但是咱們最好還是把詩經裏關於這個問題的字全體聚攏來：——

古音是 -i 而跟右列各字的一個或一個

古音是 -ǎu 而跟左列各字的一個

以上押韻：——

或一個以上押韻：——

期，基，箕，姬，紀古音 kji 杞，杞，
莠 k'ji, 淇，麒 g'ji, 蕤 ngji, 嘉 j'ji, 矣
ji, 以，已，苴，隄 i, 耻，社 t'i, 治 d'i,
之，止，洎，趾 tsí, 貴，齒 ts'i, 士，
仕，事，埃 dz'i, 史，使 sí, 詩，始
sí, 時，持 zí, 李，里，鯉，鯉，裏，理
li, 耳 ní, 子，梓，籽，茲，黷 tsi, 絲，
思 si, 相，似，祀 zí
海 xâi, 麥，麥 lâi 哉，載，宰 tsâi, 采
ts'âi, 在 dz'âi, 意，殆 d'âi

戒 kai

母，畝 mǎu
久，玖，疚 kiǎu, 丘 k'iǎu, 逌，逌，
仇，舊 g'iǎu, 牛 ngiǎu, 又，有，友，
值，尤，就，右 jiǎu, 否，經 piǎu,
負，婦 b'iǎu, 謀 miǎu

龜 kjwi, 達 k'jwi, 祗 p'jwi, 儻 b'jwi

曉 ɣuāi, 媒, 極 muāi

假如 Simon 的主要觀念是對的，就是說以上各字在上古音都有舌根韻尾，那末咱們就得假設比方說一方面上古基 kjig, 采 ts'āg, 戒 kag, 媒 muāg, 龜 kjwig, 而另一方面上古久 kiag, 母 mag, 在前者那個 -g 後來變成元音的 -i, 而在後者變成元音的 -u。至於說這個韻尾不是一個 -k 而是一個 -g (如上文所用當作一種除掉 -k 以外的一種性質沒確定的舌根音) 那是跟上文所說的高由等等字一樣理由，就是因為造字者通常不拿 -i 跟 -əu 韻的字跟入聲 (古音 -k) 的字通諧。

要用積極的證據來證明這些大字組裡頭的上古舌根韻尾，——除了利用支那語系比較語言學方法以外，——祇有兩條路。一方面是看在詩經 (11) 裡這些字是不是很有跟老的 -k 尾字押韻的，還有一方面就是看這類的字 (比方一個有字一個以字) 是不是有時候反着常例來作入聲字 (上古跟古音都是 -g 尾) 的諧聲。

要找詩經裡頭有好些那類的字似乎不大近情理，因為 -āg : -āk 本來不是很工的韻。所以咱們不能指望能找到許多例，可是既然如此，詩經裡所有的，因作詩者特別自由而成立的少數的例當然更有價值了。

第一層咱們似乎很願意利用下列的例：——

止 tsí : 戠 śi' -k'

小雅采芣一章

于此菑畝

方叔澄止

其軍三千

師千之戠

方叔率止

乘其四騂

.....

戠 tsāi : 戠 śi' -k'

小雅正月十章

.....

.....

(11) 我把現在的研究限於詩經算是最古的詩集，但是從楚辭莊子等等也可以找些旁證。

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

屢顯爾僕	不儉爾載
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究 kiōu 祝 tsiōu' ← -k'

大雅蕩三章

.....	
侯作侯祝	靡屆靡究

因為要說試 si' 算是上古 sik' 意 'i' 算是上古 'ik' (裡頭的 -k 尾如上文所講在古音以前因為去聲而失落了) 可以從諸聲上看出來 (式古音 siök 諸試, 億 'iök 從意) ; 要說祝 tsiōu' 算是上古 -k 尾可以從他的又讀 tsiuk 看出來。

但是這種證據並不充足, 因為上文已經說, 咱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去聲字的 -k 尾在早年已經變弱了 (後來就全掉了), 那末在幼稚時代的詩裡不很講究押韻的時候, 像下列的韻。

止 <u>tsi</u> :	試 <u>sik</u>
載 <u>tsai</u> :	意 <u>'ik</u>
究 <u>kiōu</u> :	祝 <u>tsiōuk</u>

也可以成爲一種媽媽呼呼的韻了。比那個強得多的證據還是要算入聲韻的字, 就是在上古不是去聲因而在古音跟現在南部方言當中還保存 -k 尾的字: ——

戒 kai 跟翼 iök, 服 piuk, 棘 kiök 押韻

小雅采芣五章

.....	
四牡翼翼	象弭兔服
豈不曰戒	玼猶孔棘

來 lai, 載 tsai 跟牧 miuk, 棘 kiök 押韻

小雅出車一章

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	謂我來矣

召彼僕夫 謂之戴矣

王事多難 維其棘矣

戴 tsāi 跟輻 piuk 押韻 (見前, 正月)

又 jiōu 跟克 k'ək 押韻

小雅小宛二章

人之齊聖 飲酒溫克

彼皆不知 壹醉日富

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

戴 tsāi 跟息 siək 押韻

小雅大東三章

.....

薪是稷薪 尚可戴也

哀我憚人 亦可息也

來 lai 跟服 piuk 押韻

小雅大東四章

東人之子 職勞不來

西人之子 榮榮衣服

祀 zi, 侑 jiōu 跟棘 kiək, 稷 tsiek 跟 翼 iək, 億 'iə', 食 dz'iek, 福 piuk 押韻

小雅楚茨一章

楚楚者茨 言抽其棘

自昔何爲 我蓺黍稷

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

我倉既盈 我庾維億

以爲酒食 以醴以祀

以妥以俎 以介景福

祀 zi 跟食 dz'iek, 福 piuk, 式 siək, 稷 tsiek, 等等押韻

小雅楚茨四章

苾芬孝 <u>祀</u>	神嗜飲食
卜爾百 <u>福</u>	如幾如式
既齊既 <u>稷</u>	既匡既勅

.....

祀 zi 跟黑 xək, 稷 tsiek, 福 pŭk 押韻

小雅大田四章

曾孫來止	
來方 <u>禮祀</u>	以其 <u>騂黑</u>
與其 <u>黍稷</u>	以享以 <u>祀</u>
以介 <u>景福</u> 。	

又 既 jiəu 跟識 siək 押韻

小雅賓之初筵五章

.....	
只爵不 <u>識</u>	矧敢多 <u>又</u> 。

載 tsai 跟直 d'iek 翼 iək 押韻

大雅綿五章

.....	
俾立室家	其繩則 <u>直</u>
縮版以 <u>載</u>	作廟 <u>翼翼</u>

載 tsai, 祀 zi, 饋 b'jwi 跟福 pŭk 押韻

大雅旱麓四章

清酒既 <u>載</u>	騂牡既 <u>備</u>
以享以 <u>祀</u>	以介 <u>景福</u> 。

來 lai 跟頭 k'iek 押韻

大雅靈臺二章

經始 <u>勾頭</u>	庶民子 <u>來</u>
--------------	--------------

.....

字 dz'i 跟翼 iøk 押韻

大雅生民三章

誕寘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

誕寘之平林

會代平林

誕寘之寒冰

鳥覆翼之

.....

.....

子 tsi 跟德 tøk 押韻

大雅假樂一章

假樂君子

顯顯令德

止 tsi, 晦 xuâi 跟式 siøk 押韻

大雅蕩五章

.....

.....

天不弔爾以酒

不義從式

既愆爾止

靡明靡晦

事 dz'i 跟式 siøk 押韻

大雅崧高二章

亹亹申伯

五績之事

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

.....

.....

戒 kai 跟國 kwøk 押韻

大雅常武一章

.....

.....

既敬既戒

惠此南國

來 lâi 跟塞 sək 押韻

大雅常武六章

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

鯉 lji, 頤 zi 跟願 piuk 押韻

周頌

.....

饒饒饒饒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事 dʒ'i, 倍 puāi 跟忒 t'ek, 背 puāi-k', 歷 niək, 譏 siək, 饒 tsiek 押

韻

大雅瞻仰四章

鞠入伎忒 謂始竟背

豈曰不極 伊胡爲歷

如賈三倍 君子是譏

婦無公事 休其蠶織

士 dʒ'i 跟攷 iək 押韻

大雅思齊五章

.....

古之人無斂 譽髦斯士

.....

最後還有兩個例特別有趣，因為上文既然說所推測的韻尾是 -g 而不是 -k，那剛好可以解釋這些韻：——

來 lái 跟隨 dz'əng 押韻，

鄭風雞鳴三章

知子之來之 雜佩以贈之

又 jiəu 跟能 nəng (12) 押韻

小雅賓之初筵二章

.....

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

(12) 注意能 nəng 在另外一個講法又讀 nái, 還有等有 təng, tái 兩讀; Simon 說

(原文第13頁) 他也許跟待 d'ai 同一個字身 (stem), 這個想得很聰明。

這裡頭有些韻固然可以撇開算是顧炎武跟段玉裁瞎想的，但是多數靠得住是真韻，所以對於 -ōu、-i 相通的字跟上古中古都有一個很強的 -k 尾的當中的音韻的關係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證據。這是第一次找出關於 -ōu、i 相通的字在上古有舌根韻尾說的確實證據（除掉郁，旭那兩個靠不住的例）老實話說，我就是找到了所有這些很有意義詩經的韻，我還在那兒躊躇着不肯說我早先的學說（有 jiəu、-ui 等等）是錯，還不肯說上文期，基，箕，姬，紀；母，敝，等等那兩個表裡頭的字在上古都全有 -g 韻尾。可是後來碰着一個很古怪而重要的發現，我的躊躇就消滅了。

在中古音（宋朝）有些很大的字組都是以 -i 收音。這些字有各種來源：在古音（第六世紀切韻所代表的音）有下列的四種韻：——

(α) 微（平；上尾，去未）

(β) 脂（„ „旨 „至）

(γ) 支（„ „紙 „寘）

(δ) 之（„ „止 „志）

我曾經有法子考定 α 韻是古音 -bi 韻，γ 韻是古音 -iə（—iə），而 β 跟 δ 我祇能定為古音 -i，因為沒有一種材料可以使我看出來除掉 -i 還會是甚麼。在我的中國音韻學的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第 467 頁）曾經說他們的分別也許在 -i 音的長短上，可是我又加一句說這不過是猜猜的。

現在查 -i 韻在詩經裡跟 -k 尾的字通押的，再看上表基期，以，已，喜，之，迨，止，士，子，里等等跟 -ōu：-iəu 互換的字，就看出來全是古音 δ 韻之（止，志）韻的字，而沒有一個是 β 韻脂，治，至，韻的字。所以他們在上古音因為有 -g 尾很大的痕跡，而自成一組，到了古音時代也還獨立自成一韻。這個不會純是偶然的，他顯出咱們走的路是對的。假定了上古的 -g 尾就可以幫助破這個古音當中這兩個奇怪的韻的謎兒。就是說脂韻例如肌古音 kji，夷 i，師 si，私 si 本來就是 i，向來就沒有輔音韻尾，——至少沒有舌根音，——而剛才所說的之韻字例如基 kji，之 təi，思 si，有一個上古的 -g 尾：基 kjiɡ 之 təiɡ，思 siɡ，這樣一方面可以跟久 kiəu、上古 kiəɡ 一方面又可以跟食 dziək，式 siək，福 pʰuk 押韻。比方肌 kji（β 韻）就一直沒動，而基 kjiɡ（δ 韻）因為 -g 變了 i 就失掉了輔音韻尾（就跟來 lāɡ 變了 lai，還

有久 $kj\text{өг}$ 因為 -g 變了 -u 變成 kji 一樣) 因此變成古音的基 kji 。這樣咱們關於在攏總方言跟詩書裡除掉一個簡單的 -i 找不出別的音來的 β 脂跟 δ 之兩韻的謎兒找到一個簡單而滿意的解答：就是說 β 脂是 -i 而 δ 之是 -ii，所以我關於他們長短不同的猜想是證實了。(13)

這樣照著 Simon 主要的觀念定基上古 $kjig$ 等等還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甚麼切韻 β 韻的字脂古音 kji 等等在詩經裡從來不跟 δ 韻：基古音 kji 等等押韻，而這類基 kji 等等字倒隨便跟來古音 lai ，久古音 $kj\text{әu}$ ，顧古音 $pj\text{әk}$ 在讀音上不同的字倒押韻；這全是因為上古基 $kjig$ ，來 $l\text{әg}$ ，久 $kj\text{өг}$ 有一個 -g 尾的緣故。

咱們現在看出來關於 -i：- әu 相通的字在詩經的韻裡頭可以找到所要的舌根韻尾的證據了。此外在諸聲裡除掉 Simon 所舉的郁，旭，那兩個靠不住的例以外就沒有別的證據了嗎？倒並不；還有些有價值的例，不過很少就是了：——

有古音 $j\text{әu}$ ，圃 ($j\text{әu}$ 跟) $j\text{әk}$ 從有 $j\text{әu}$ ，是這類的字

瞽 $tj\text{әk}$ ，從瞽 $tj\text{әi}$ 是這類的字

頤 $nj\text{әk}$ 或 $nj\text{әk}$ ，從頤 $nj\text{әi}$ 是 δ 韻，之

疑，疑 $ngj\text{әk}$ ，從疑 $ngj\text{әi}$ 是這類的字

疑 $ngj\text{әng}$ ，從疑 $ngj\text{әi}$ 是這類的字

特 $dj\text{әk}$ ，從寺 ($dj\text{әi}$) 是這類的字

梅 $mj\text{әk}$ ，從每 $mu\text{әi}$ 是這類的字

瞿，瞿 $bj\text{әk}$ ，從瞿 $pj\text{әu}$ 是這類的字

穢，穢 $k\text{әk}$ ，從穢 $k\text{әi}$ 是這類的字

(13) 在古音 β 、 δ 兩韻下祇有一個脂韻有合口字，既在咱們也可以看出他的原因來了：在開口字肌上古 kji 變成古音 kji ，基 $kjig$ 變成 kji ；但在合口字一個 w 已經使全字音加長了，這個 w 後頭的 i 音長短的不同就不容易保存了：上古龜 $kjwig \rightarrow kjwii$ ，所以變短了成為 $kjwi$ ，這樣就跟規古音 $kjwi$ 上古 $kjwi$ (β 韻) 合併了，這樣 δ 韻合口的字就沒有存在，攏總的字都歸入 β 韻脂韻了；規 (上古 $kjwi$)，龜 (上古 $kjwig$ 等等)

(14) 疑，特，兩例 Simon 已經舉過了原文第13頁。

加上了這些證據這學說可以算是確定了。

(2) 咱們到現在祇討論了在諸聲跟詩經裡古音 -ōu, iōu 跟古音 -i (-wi, -âi, -uâi, -ai) 相通的字。咱們現在得看看沒有那種關係的古音 -ōu, -iōu 韻的字，同時再看看古音 -āu, -iāu, -ieu 韻的字，因為這兩類的字在詩經韻跟諸聲上也有相通的例，例如：——

舟古音 tsiōu 跟刀 iāu, 瑤 iāu 押韻

大雅公劉二章

.....

.....

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

韓琫容刀

周古音 tsiōu 諸調 d'ieu 等等

上文已經說 Simon 的結論，說因為在古音（第六世紀）像周，舟 tsiōu 的字跟有 iōu (←-g) 同韻，所以他們在上古音都有舌根韻尾，接着又說所以像刀 iāu 跟瑤 iāu 跟調 d'ieu 的字又概括到一切的古音 -ōu, -iōu, -āu, -au, -iāu, -ieu 都有同一個舌根韻尾，是不能成立的。咱們得走慢一點，再細細地查是否，跟到甚麼程度，在這些字組裡可以找到有舌根韻尾的痕跡。

(a) 上文已經說過像高，由，告，包，菁，肅那類的字雖然不是去聲也一定有過舌根韻尾，不過韻尾是 -g 而不是 -k：高，kâu←-g，由，iōu←-g，熊，'yāu←-g，包，'pau←-g，溝，kōu←-g，蕭，sieu←-g 因為這組的字有入聲：齠，'āk 軸，'d'iek，告，kâu，跟 kuok，雹，b'āk，講，káng，肅，siuk，等等。這個在我的 Dictionary 裡已經註明過了。除上文已經講過的字以外，還可以加下列的字：——

從毛，māu←-g 的字，諸翬 muk 跟 mák 兩讀，在詩經裡茅 māu：樂 làk

押韻

周南關雎二章

.....

.....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𪛗 māu : 虞 ngiak 押韻：

大雅板四章

天之方𪛗	無然謔謔
老夫漑漑	小子蹻蹻
匪我言𪛗	爾用憂謔
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

從交, kau/-g 的字諧較 kau', kāk 兩讀, 讀作 kāk 時又跟虞 ngiak 押韻。

衛風淇澳三章

.....	
寬兮綽兮	猗重較兮
善戲謔兮	不爲虐兮

從𪛗, g'iaŋ/-g 的諧蹻 k'iaŋ, g'iaŋ 跟 kiak, g'iak 四讀, 讀作 kink 時跟虞 ngiak 押韻。(例見前關雎)

從攸 iəu/-g 諧倏 (Simon 曾經指出, 原文第10頁)

儵, 倏 siuk 在詩經裡修 siəu 淑 ziuk 押韻。

王風中谷有蓷二章

中谷有蓷	暵其修矣
有艾氿氿	條其歡矣
條其歡矣	遇人之不淑矣

(b) 還有幾個說文上看得出來的例, 在詩經裡沒有旁證的: ——

從𪛗, kâu 的字——𪛗, 廣韻讀 kuok

從就 dzəu 的字——𪛗, 𪛗, 廣韻讀 ts'iuuk; 𪛗, 𪛗廣韻讀 ts'iuuk

從𪛗 t'əu 的字——𪛗廣韻有 áziuk 跟 áiuk 兩讀; 𪛗, 𪛗, 𪛗廣韻讀 áiuk

從𪛗 ziəu 的字——𪛗廣韻讀 ziuk

(c) 又有些從詩經韻裡看得出來而諧聲上看不出來的字: ——

贊 zǎu 跟 惱 xǎuk 押韻

邶風谷風五章

不我能惱

反以我爲贊

到 tǎu' 跟 樂 lǎk 押韻

大雅韓奕五章

駮父孔武

靡國不到

爲韓姁相攸

莫如韓樂

好 yǎu' 陶 d'ǎu 跟 軸 d'ǎuk 押韻

鄭風清人三章

清人在軸

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

超 tsǎu' 跟 虐 ngǎk 押韻

大雅正月十一章

.....

.....

謂雖伏矣

亦孔之烓

憂心慘慘

念國之爲虐

沼 tsǎu' 跟 濯 d'ǎk 跟 躍 iǎk 押韻

大雅靈台二章

王在靈囿

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

白鳥嚶嚶

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

孝 xǎu' 跟 欲 iwok 押韻

大雅文王有聲三章

.....

.....

匪棘其欲

遙追來孝

秦 tsǎu' 跟 臻 luk 押韻

小雅楚茨六章

	樂具入奏	以綏以祿
後	'ŋəu 跟靈 kiwong 押韻	
	大雅瞻仰七章	
		
	不自我先	不自我後
	藐藐昊天	無不克羣
垢	'kəu 跟谷 kuk, 穀 kuk 押韻	
	大雅桑柔十二章	
	大風有隧	有空大谷
	維此良人	作為式穀
	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后	'ŋəu 跟嶽 ngak 押韻	
	周頌時邁	
		
	及河喬嶽	允王維后
牟	məu 跟育 iuk 押韻	
	周頌思文	
		貽我來牟
	帝命率育	無此疆爾界
		

就是好，陶，沼不能算是靠得住的押韻的例，其餘的似乎是沒有問題的。(Legg
以為木：附：猷：屬都押韻，我疑心這韻是 a:b:b:a 式，還有他以爲昭：樂：教：
虐：全押韻，我疑心是 a:b:a:b. 這些我都沒有算。)

以上所講的 (a, b, c) 三類字的特點就是在諧聲或是在詩經韻跟從上古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舌根韻尾的字(入聲字)發生關係。所以在 a 組下的字就跟上文(1)類的字一樣是無疑的有上古舌根韻尾的，而在 b, c 兩組的字大概也是一樣。

(d) 咱們現在講到古音 -əu, -iəu, -Au, -au, -iAu, -ieu 當中跟入聲字沒有直

接的關係而在詩經裡跟咱們已經考定了上古有舌根韻尾的字押韻的字，無論是 -k 尾去聲例如冒 māu ㄟ -k 或是 -g 尾，例如仇 g'ïəu ㄟ -g，高 kâu ㄟ -g。這裡好像可以應用算學的公式：假如 a=b 而 b=c，就 a=c，因此就說總那些押韻的字一定也有過舌根韻尾，例如：——

報 pāu 跟 冒 māu ㄟ -k 押韻

邶風 日月二章

日居月諸	下土是 <u>冒</u>
乃如之人兮	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	寧不我 <u>報</u>

憂 iəu 跟 繻 siəu ㄟ -k 押韻

唐風 楊之水二章，

.....	
素衣朱 <u>繻</u>	從子于 <u>鵠</u>
既見君子	云何其 <u>憂</u>

休 (十三) xiəu 跟 仇 g'ïəu ㄟ -k 押韻

勞 lau 跟 高 'kau ㄟ -k 押韻

小雅 漸漸之石一章

漸漸之石	維其 <u>高</u> 矣
山川悠遠	維其 <u>勞</u> 矣

那就等於說古音 -əu, -iəu, -āu, -au, -iāu, -ieü 韻的字大多數在上古音有舌根韻尾了。那又依了 Simon 的話了。但是我怕這前題還不够堅固。因為咱們得記得上文所說的：那 -k 看樣子在很早就起頭變弱了（理由見上文第369頁）已經起頭對着 -u 的路上走了（就是 māk → māwk → 'māwg → māu' 的變化）那末因同樣理由那 -g 尾也一定很弱後來沒有到古音時代早就失落了。因此看見下列的韻，——雖然得要算不

[(十三) 按所舉之例照原文所指 Legge 譯詩經頁數應該是周南 兔置 “蕭蕭 兔置，

施于中逵 赴赴武夫 公侯好仇，” 可是並無休字；休與仇押韻，詩經中別處也沒找到。——譯者。]

大很工——也不能算十分出奇：——

(冒 mâk') 冒 mâ_{wk} : 報 pâu

(繡 siøk') 繡 siø_{wk} : 憂 iəu

(仇 g'ieŋ) 仇 g'ie_{wk} : 休 ɣiəu

(高 kâg) 高 kâ_{wg} : 勞 lau

所以我的意見是，雖然(1)類跟(2a,b,c)類的字因為有入聲字相通的根據可以算確定是有過舌根韻尾的，而在(2d)類的字不能說證明他們有過舌根韻尾。這並不是說這類的字不會有，或甚至於不像會有，的意思；不過我覺得那幾個詩經的韻還不够作這種結論的够堅固的立足點。這得要等到將來能作比較的支那系語言學的時候才能够分辨在古音 -əu, -iəu, -au, -au, -iəu, -ieu 韻的字除掉上文(1)跟(2a,b,c)的字以外哪些是有上古舌根音哪些是沒有的。

(3)關於第(1)類的字(əu:-i 相通的字)咱們已經把 Simon 的上古舌根韻尾作充分的證實了，關於第(2)類的字(就是 -əu, -iəu 韻中其餘的字，跟 -au, -au, -iəu, -ieu 的字)他的說法至少對於一部分的字也證實了，現在要講到他的其餘的字組：就是 -iu, -o, -a 韻的字；可是這地方咱們的結果是否定的。

固然有些 -iu, -uo, -iwo, -a, -ia 韻的字從諧聲上明明看得出來上古是有舌根韻尾的，這類的例我在 *Analytic Dictionary* 裡也曾經註出些個，例如：——

搭 iu'ㄣ -k 从谷 kuk;

票 uo'ㄣ -k 又讀 ak;

頭 a'ㄣ -k' 讀頭 ak; 等等⁽¹⁵⁾

上文已經指出 Simon 的結論說所有古音 -iu : -əu 相通的字在上古都有舌根韻尾，又說所有 -uo, -iwo, -a, -ia 韻字在詩經裡跟 -əu, -iu 押韻的字也有舌根韻尾，

- (15) Simon 還加了一個有趣的例：虞 kiwo 訓“野豬”又訓“門”。我在 *Dictionary* 裡第 163 頁曾經認虞 xuo 爲聲符而把劇 g'ioŋ 訓“戲”當作會意字：“用刀門(虞)”。
- Simon 的說法是虞在上古有舌根音，所以就是劇字的聲符。我想他是對的，因為還有一個同樣的字瞿 g'iaŋ (在詩經裡跟瞿 ziaŋ 押韻)這就是說 kiwo'ㄣ -k' 這公式也可以用在瞿，這兩個字上。

是遠超過他的前題的範圍。這裡咱們也得照上文(1)(2)的步驟來分字調查，看看哪個有上古舌根音的痕跡。這裡還是得用詩經韻來作補充諧聲的材料。咱們已經看見在上古實在有舌根韻尾的字在詩經裡有好些跟入聲字(在上古跟古音都是 -k' 的)押韻。假如古音 -iu, -uo, -iwo, -a, -ia 韻的字裡很有幾組在上古有 -g 尾的，那末就如同在(1)跟(2)類的字一樣在詩經裡一定會有些跟入聲字押韻的例。但是這個幾乎是不見。我祇碰見過一個靠得住的例⁽¹⁶⁾：——

茹古音 úziwo : 稷 ɣwâk

小雅六月四章

稷猶匪茹

稷居焦稷

這個似乎顯出从茹⁽¹⁷⁾的字都有舌根韻尾。這個證據倒是值得記得的。不過像這樣的一個單獨的例絕不能算充分的證據，因為在詩經裡本來有些不完全或是甚至於沒配好的韻，例如急 kiəp : 國 kwək⁽¹⁸⁾

(16)我不認夫：夜：夕：惡：爲全是押韻，雖然 Legge 那麼說，我覺得夫顯然不算在韻裡的：也不認本：附：猷：屈：爲全是押韻的，這個我認爲是 a: b: b:a 式的韻。

兩無正二章

“周宗既滅	靡所止戾	正大夫離居	莫知我勳
三事大夫	莫肯宿夜	邦君諸侯	莫肯朝夕
庶曰式滅	覆出爲惡。”		

角弓六章

毋教猱升木(a)	如塗塗附(b)
君子有微猷(b)	山人與處(a)

.....

(17)這就更有意思了，因為這就可以疑心如 úziwo ← -g 跟若 úziak 是同一個字身(stem)的兩個樣子了。

(18)這是一個很壞的韻，因為這兩個字的 -p 跟 -k 尾在所有的韻書裡跟好些現代方言裡都還分得很清。但是有時候對於用別的方法看是很不明白的語音上

小雅六月一章

獮狁孔熾

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

以匡王國

所以現在咱們簡直得說從大體看起來詩經一點也不證實 Simon 的 -iü, -üo, -iwo, -a, -ia 韻字裡有好些大字組在上古有舌根韻尾的說法。要是其中一部分有的話也得用別的法子來證。現在咱們也沒有別的法子。

總結起來，咱們可以說 Simon 的學說，祇要已經細考了過後，再加上了真的證據，再把他的範圍限定在能够證明它能用得上的字上，這就成了一個非但很有趣，而且很重要的學說。料想到將來到了可以作支那語系的比較的工作的日子，能够把整個兒的字音像子 tsig, 有 g'ieg 等等考定出來，那這些問題就更容易研究得多了。

* * * * *

在這篇文章裡我用的有些符號跟我在 *Analytic Dictionary* 裡的有點兒不同的地方。

(a) 不用 t's, t's', d'z' 而用 ts, ts', dz'

不用 ts, ts', dz' 而用 ts, ts', dz'

這不過是印刷上的簡單化。在 ts 音裏第一個音素 (t') 的顎化的性質從他的第二個音素 (s) 的顎化音值上可以看得出來，這個 ts 是一個整個的音，破裂磨擦音。在國際音標裏破裂磨擦音也是用這樣簡單的寫法的。我所以改了，不用 t's, ts' 而用比較的不

的問題，詩經倒可以射一線料不到的光明。比方即古音 tsiek 的 -k 尾好像很奇怪，因為他是从 t tsiet 而自己又諧節 tsiet，而詩經裡不是用照例的 -k 尾却是 -t 尾，例如栗 liët, 室 siët, 即 tsiek 押韻；又密 miët 即 tsiek 押韻。

鄭風東門之墀二章

東門之栗

有踐家室

豈不爾思

子不我迎

大雅公劉六章

止旅道密

芮鞠之即

準確不邏輯的 *tš*, *tš* 等等是因為我的讀者曾經反對我“那些可怕的撇，點，符號拼出來的字簡直比漢字還更難認了”！

(b)不用 *kʷan*, *kʷän*, *kʷen*,

而用 *kwan*, *kiwän*, *kiwen*,

這一半也是因為要在書寫跟印刷上簡單一點兒。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更緊要的理由。

在古音像宣 *kuän* (廣州 *kün*)這類字有一個很强的元音性的 *u* 而像關 *kwan* (廣州 *kwan*) 有一個附屬的弱的 *w*。這兩者是分得很清楚的。本來 *u*:*w* 兩個字母就够表示這個區別了。我從前把 *kwan* 的 *w* 字寫得上頭一點兒乃是仿 *kʷän* 那類的字的例，在後者的 *w* 寫得高一點是有了一個特別的理由的。用從前考定的方法可以知道像捲這類字古音是 *-än* 韵有 *i*, *w* 兩個介母，但是難處就是在知道怎麼拼法。到底是個先後的 *k-i-w-än* 還是 *k-w-i-än* 還是一個同時的 *i*, *w* 把那個字讀成 *kʷän* 呢？因為我當時說不定是哪一個，我所以寫了 *kʷän* 表示這 *w* 或者是 *i* 音的唇音化，也或者是在 *i* 音之後的獨立的音。可是馬伯樂教授相信那個 *w* (他寫作 *u*) 是在介音 *i* 之前，所以他寫 (在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B.E.F.E.O. XX) *kuien* 等等。

我想到底有一個法子可以證明在古音這些音素是先後的而且這次序是 *k-i-w-än*。

馬伯樂所以贊成那個 *k-u-i-en* 的次序大概是根據安南的中國讀音的理由。照這裏這個次序是很明白的，例如員 (古音 *jiwän*) 安南 *viən*。唇音在 *i* 前。但是這個我想是很難靠得住的記號。第一層安南的中國音比較的很近，——在唐末——關於第六世紀的語言不能給靠得住的材料。又一方面，*viən* 的讀法可以當一種在語言上很自然的後來的變化來解釋。在舌根聲母後頭安南音很難有複合元音 *üen*：例如獲 *küən* 所以看樣子像員安南的中國音原來是 *üən* 不過後來因為 *ü* 的後半受底下的 *e* 音開唇的影響也提前開唇，因此發生一種分裂 (*Brechung*) 的現象 *üən* → *üien* → *viən*。

一個好一點的著手點是朝鮮的中國音。比方咱們找像均一類的字，就看見：馬伯樂古音 *kyniën*，高本漢古音 *kiüën*，朝鮮的中國音 *kiun* 這裡容易看出來我所定的格式對於朝鮮的音解釋好的多。不過這個證據還不充足，因為在事實上這種 *k-* 聲母是 *y-* 化的 (*kʷ*, *kʲ*) 那末，人家也許說朝鮮音 *kiun* 祇是代表聲母的強化。但是像在允，勻，這種例，這個反對的理由就不能成立了。這些字在等韵裏是叫四等字，他

們的反切上字也跟 y- 化的聲母的反切上字是各別的。現在咱們所得的是：——

允，勻，馬伯樂 uiēn 高本漢 iuēn 朝鮮的中國音 iun

朝鮮的中國音合於我的說法。

同樣在還有一類字：——

圭，隄，桂，馬伯樂 kuiei 高本漢 kiwei(ki^wei) 朝鮮的中國音 kin

奎，馬伯樂 k'uiiei 高本漢 k'iwei(k'i^wei) 朝鮮的中國音 k'in

這種例是絕對的跟逃不了的明白了。這聲母是硬的（四等，在廣韻裏用圭，黃，作上字的）不是 y- 化的，所以朝鮮 iu 裡頭的 i 不能拿聲母的顎化來解釋的。要解釋朝鮮音 kin 非得要假定元音性的介音（在同韻的開口是 kiei）一定不在 w 音之前：ki-w-ei，不在 w 音之後：k-u-i-ei 也不跟它同時：ki^wei 這樣咱們得到一個明白的次序 k-i-w-ei 所以不再有理由把 w 字寫到上頭去了。而且朝鮮的中國音尤其是有價值，因為他是跟切韻同時的，又是直接根據這部書所取材的北方中國音（看通報1922第6頁。）

[中國的平上去入的名稱在西文向來作 even (平)，rising (升)，falling (降)，entering (入)或是 abrupt (促)。咱們現在關於切韻時代平上去入的實在調值完全不知道，這一點高本漢也承認的。所以去聲叫作 falling-tone 的緣故我想大半是因為西人在近代所聽見的北京音的去聲，的確是降調；至於上古音，甚至於古音，去聲究竟是升的，是降的，或是別種調，咱們一句話都不能說。所以假如因為是降調(falling-tone)而容易失掉輔音韻尾，這怕有點望文生義——望西文生義——的嫌疑，因為去字軌根兒就沒有降的意思哩。

但是去聲對於輔音韻尾還有一種可能的作用。聲調現像的主要因子固然是時間上音高的變化，但是一個字各部強度的變化也得要算聲調成素之一。從神珙所引的元和韻譜“去聲輕而遠”或是玉鑰匙歌訣的“去聲分明莫遠道”那類的說明，固然難得一個確實的解釋，而且這些話尤其不是聽見過上古音的人所說的。但是假定去聲從前是一個先強後弱(diminuendo)的調，也是一個可能的說法，而這個說法也可以一樣解釋輔音韻尾失落的現象。這當然也是一種可能，不能算一個學說。

這不過是個小點。無論去聲是否降調，是否先強後弱，這一點與上段的大體的運

輯不發生影響，因為牠兩個主要的根據是諧聲跟詩經韻，都是講音韻學的（講音類），而不是純粹講語音學的（講音值）的問題。——譯者。]

[以下譯者附記：

I. 總結高本漢關於上古音局部的考定

1. 關於聲母的：

（見 *Analytic Dictionary* 序，譯文見國學論叢一卷二號）

上古音	古音	字類	例字	上古音	古音	字類	例字
k	k	見	哥	ts	ts(ā)	精	左
k或kl?	k	見各	暨	ts	ts(a)	照莊	詐
kl或gl	l	來洛	藍	ts'	ts'(ā)	清	參
k'	k'	溪	可	ts'	ts'(a)	穿初	撓
g	(j)ī	喻勻	禹	dz	z	邪	補
g'	ɣ	匣	紅	dz'	dz'(ā)	從	殘
g'ī	g'ī	羣	窮	dz'	dz'(a)	牀崇	棧
t	t	端	當	s	s(ā)	心	散
tī	t'	知	張	s	s(a)	審生	山
t'	t'	透	儵	z	(j)ī	喻羊	由
t'ī	t''	徹	抽	ts(?)	ts	照莊	鄒
d	(j)ī	喻而	炎	ts'(?)	ts'	穿初	創
d'	d'	定	陀	dz'(?)	dz'	牀崇	狀
d'ī	d''	澄	茶	s(?)	s	審生	瘦
t'	ts	照章	之				
t''	ts'	穿昌	出				
d'(→dz)	z	禪	成				
d''	dz'	牀船	唇				
ś	ś	審書	扇				

2. 關於詩母的：(見本文)

上古音	古音	字類	例	字
-k'	-i, -u, -○	諧。詩。又讀。去通入	例。告。度	
-m	-n	方。用-m	患。熊	
-m	-n	諧。詩。通-n	風	
一種-a音	-â	諧。詩。â(歌), uâ(戈)通iê(支)	波。河	
-a	-a	諧。詩。-a(廢)通-â, iê(歌, 戈, 支)	沙。些	
-â	-a	諧。詩。-a(廢)通-uo, iwo, (iu)(模, 魚, (虞))	瓜。者	
-a k'	-a	諧。又讀。-a(廢)去通入-k	乍。借	
-uo, iwo	-uo, iwo	模。魚韻	吾。諸	
-uo k', iwo k', uo, iwo,		諧。又讀。通入-k而詩。通 -uo, iwo, (iu)		
-iu k'	iu	(模, 魚, (虞))	路。庶。度	
-g	-i, -u	諧。詩。-ii(之): ǎu, iǎu(侯, 尤): 入-k相通	基。母。寺。音	
-wig	(-wii-?)wi	諧。詩。又讀。-wi(脂通): ǎu, iǎu(侯, 尤)相通	賄。軌。龜	

下列不與 -ii, -wi (之, 脂通) 相通, 而 ǎu, iǎu (侯, 尤) 與

âu, au, iâu, ieu (豪, 肴, 宵, 蕭) 相通的字:

-g	-u	(a) 諧。詩。通入-k的	高。由。蕭
-g(?)	-u	(b) 諧。通入-k的	就。丑
-g(?)	-u	(c) 詩。通入-k的	好押(軸), 振(押谷)]

II. 音標對照：

高本漢	國際	高本漢	國際
p	p	s	ɬ
p'	p'	z	ʒ
b	b	ńǝ	(nɤ)
b'	b'	tɕ	.tɕ
m	m	tɕ'	tɕ'
w	w	dʒ'	dʒ'
t	t	ʃ	ʃ
t'	t'	tʂ	tʂ
d	d	tʂ'	tʂ'
d'	d'	dʒ	dʒ
n	n	dʒ'	dʒ'
l	l	s	s
k	k	z	z
k'	k'	ɔ	ɔ
ɕ	ɕ	i	i
ɕ'	ɕ'	e	e
ng	ŋ	ä	ɛ, æ
ɣ	ɣ	a	a
ʈ	(ɕ)	ê	ɑ
ʈ'	(ɕ')	ä	ɒ
d'	(d)	ɔ	o
d''	(d')	o	o
ń	(n), n	u	u
j	j	ü	y
tʂ	tʂ	ə	ə
tʂ'	tʂ'	ĩ	ĩ
dʒ'	dʒ'	ii	i:

]

刊 誤

本刊第一本第二分第一二九葉第十行 Egrigaia
應作 Erguiul。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幾個問題

並論冬蒸兩部

王 靜 如

常聽得人說，如果我們走得比光的速度還要快，就可以追過現在映過的光線，看見先前活動的影子，那一套真實的歷史，就可以被我們逆行讀到了。這是多可幸的事啊，但是有些太難，同樣，我們希望聽得古代已經失散的音波，也是全屬於妄想。可是我們現在仍然能揣想到北平在二千多年前東漢時代人們說“刮北風”的風字是 *pim, piwəm* 那類的音；江蘇山東一帶是 *pwəng* 那類的音¹。那末，我們要問，為什麼一個風字在東漢那樣的紛歧，在現在的北平讀如 *fəng* 音呢？高本漢先生在前文給我們解答了；他說：這是異化作用的關係，他的演變是 *piuəm* → *piəng*。

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博士，多少年前，曾用了三十三處重要方音（當中包括日本，高麗，安南等國借去的中國音）來考定了我國古音的大概²。雖然他所定的音值，或者還有些可議的地方，要就大體看來，總算是很完備的了。（我們知道，不論研究那一種語系的古音，第一就是根據多處可靠的方音，其二纔是韻書和別的譯音，或其他材料拿來確定他的音值，方不至大誤。）他有了這樣可靠的古音標準音，那末進一步去研究更古的音，當然是比較容易一點的。果然不錯，在1923年他就完成了一部偉著，稱為分析字典³的就是。在那書引論裏他很切實的指出說文諧聲的組織法，趙元

1. 釋名“釋天”：風，竟，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記 *piwəm* 也，……，青徐言風，跋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 *pwəng* 也。……。
2.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vol. 16 Stockholm, 1915—1926.
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Paris.

任先生已經把他譯成漢文介紹給我們了⁴⁶。我們得到這樣順利的引路大師，去研究上古音纔覺可以容易入手一點。去年我在清華研究院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志趣，想先把他的偉著擴大整理一翻，再進而考查上古音；不料工作纔過了一半，就被病給停止了，直到現在方能重繼起來；可是高本漢先生就在那時候又來討論上古音了。兩月前，由趙先生那裏看見他送給趙先生的單行本，我很佩服他的見解，現在趙先生又要把他翻譯出來。我對於他所討論的，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這兒不過再補充幾句罷了。

高氏謂合口的閉口韻 (-w-m) 的失掉，是因爲異化作用，的確不錯；如果我們實驗起來，也是那樣；尤其是在較低一點的韻裏，更顯明一些。這一點，在前三四年，林玉堂先生也曾提出，一個“避同音” dissimilation (即異化作用) 的作用⁴⁷來解釋這個情形。他的意思好像是說：合口閉口韻的缺乏，或是因爲有些字因異化作用就失掉 w, u 歸入開口類(開, 齊)的閉口韻裏去了。高先生却在別的韻裏找到“嘆”，“患”等字方音的不同來補充這個合口缺乏的現象。實際說來，合口類的異化作用，當有兩條去路的可能：

- a. 失掉 w, u, 保存了 -m, 歸本韻開口類；
- b. 保存了 w, u, 失掉 -m, 歸入他韻。

如果我們把切韻和中原音韻來比較一下，更可看出有趣的暗示。

4. “Th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在原書引論 p. 16—33. 趙元任先生譯爲高本漢的著聲說——清華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二期。增加表解，和“諸聲字中弱諸強的原則” “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 of script” —Asia major 11, 1925, 2, 302—308.
5. 林玉堂先生談其所譯高本漢答馬斯貝經論切韻之音第五項疑問，p. 496—497—國學季刊第三期。說：“山：刪，覃：談，咸：銜三對韻的分辦（高君注以？號），我們可以不可以假定是開合口（加 u 或 w）的關係，……其所以難證出是合口，非一種 dissimilation “避同音” 現象的緣故？”
6. 如“三，參” sām (古) 藏文 中 gsum, 緬甸文 爲 son 西夏文 中爲“駱” gswong so, swo, swō, 在今日之廈門方音 中 爲 som, 在時經參的諧聲“駱”韻“中” tīung, 顯然票韻有些字是合口的，

中原音韻把入聲分配了平上去，却仍保存着閉口韻，這是我們誰也知道的，但是他那保留着的閉口韻，並不是整個的，乃是殘缺的，失掉喉口呼凡韻的！他那凡韻的失掉就是走了以上的兩條路：

切韻	中原音韻 (其中元音音值是假設)		
凡 -i wəm	{ 凡，梵，帆 犯，范，範 泛 欠 𪛗 }	寒山 -ân, -an;	
		纖廉 -iem, -iəm.	
“凡”等：	古 pi wəm	fwən	近代 fan;
“欠”等：	k' i wəm	k' iəm	tɕ'ien.

從以上演變的情形看來，顯然切韻裏開口類的閉口韻，一定藏起一些古代合口類的字。現在因為我們知道方音不多，而且對於那些開口類的字還沒有充分的研究；詳細的討論，只得等些時再說了。

高先生曾舉出方音中“患”，“喚”，“鑄”等字來添補那些合口類的空當兒，前邊已經說過，如果我們再到方音裏看看，仍然有一些字在那裏收閉口韻，但是這些字有不是合口的，也許是因演化作用又把合口失掉，或者更許是根本古音就不是這回事。現在我給他一個系統排列起來；

a. 刃的諧聲字：

廈門方音裏“刃(汕頭 d'zim)切服 n'ziēn→n'-初，訥，認，輒，韌，勃，忍(汕頭 d'zim zim.)服，認，認全爲 zim

b. 斤 k'ien 的諧聲字：

“析(x'ien)折，訴，欣”，廈門全爲 him

7. 風字高氏謂上古音爲 pium，那末韻風的字，恐有合口的現像。把那些字寫在這裏：南，心，林，欽。不過這總是很難確定的。自然我們在韻學書裏也可找些證據來，那終久是暗示吧了。

c. 陽的諧聲字：

“禪 (ziān) 禪，嫵，”廣州全爲 ɕim 客話 sam. “患”汕頭 huam, “聽”廈門 Tsam.

d. 干 kân 的諧聲字：

“天”切韻 d'ām, “覲” liān; “姦” (kan) 古文“懸”，而“姦”廈門音爲 ham,

e. 董 kiēn 的諧聲字：

“懂，蠟”廈門爲 khim

這一些字，若拿來補合口類的空當兒，的確是可以解決古韻那種異化作用的現像，但衡之於詩韻，那就使人未敢深信，況且這些字的來源，還正有可研究的地方呢，所以我們也不必說他是在中古爲合口類的字，更不必說他在上古或太古是合口閉口韻。我們現在再看看別的方面怎樣，不久就可以知道在詩經裏有些字仍能表現那種異化作用的痕跡，以下我就來討論他。

有清一代，所謂漢學大師，如顧戴段孔前後二江，高郵二王，和近人章黃兩先生，對於古韻可以說是分析的，精密極了。但是他分得愈細的時候，他們所定的條例，也就隨着愈亂起來；這是爲了什麼？我想那詩經雖然作品不多，可是他的年代就非常的長久包有周初到春秋四五百年的光景，空間上也有數千里的遙遠。現在我們把他混在一起來下統計的工夫，他那細密地方，就不怕他不亂了，雖然他們也已經得了古音分合的大概。因此，我所用的方法，除去本前人所發明的，同時也不輕視空間性和時間性，這個方法，就在我認爲有閉口韻異化作用痕跡的，和前人最好爭持的兩韻部嘗試了。這兩部，就是他們所謂冬部和蒸部，

說起那冬部來，非常可憐，有主張附屬於東部的，有主張獨立的，直等到江晉三先生纔決定認爲可以另列一部。蒸部在排列法上，總是離不開，侵部，冬部他們又有和侵旁轉的條例，這都可以表現他們和東 (-ng) 侵 (-m) 的關係，也就是閉口韻異化作用的痕跡。現在我們先把他們和侵部押韻的地方，寫在下面：

I. 詩韻

8. 如“胆，胆” d'an 廈門音爲 tam, 這很可知道他是“膽，膽”二字的替身。那別的字恐怕也不一定是本字。

a. 冬部(以下註音用切韻音)

“蟲 d'iuŋ, 宮 kiung, 宗 tsuong, 躬 kiung,” 韻“臨 liem,”⁹

“宗 tsuong” 又韻“飲 iem,”¹⁰

“中 iung” 韻“驂 ts'am,”¹¹

“中”的諧聲字“沖 d'iuŋ” 韻“陰 iem,”¹²

“終 tsiuŋ” 韻“諶 d'iem,”¹³

b. 蒸部

“乘 dz'ieŋ, 驤 d'eng, 弓 kiung, 增 isəŋ, 膺 i'eng, 懲 d'ieŋ 韻

“綬 ts'iem,”¹⁴

“膺 i'eng, 弓 kiung, 驤 d'eng, 與 i'ieŋ “韻”香 iem,”¹⁵

“與 i'ien” 又韻“心 siem 林 liem,”¹⁶

從上邊的情形看來，他們來諧侵部全非偶然，並且還依照諧聲的條列。如果單從諧聲上看來，更可得到較多的例證。

II. 說文諧聲及其他，

9. 大雅雲漢“旱既不甚，漚隆漚漚，不殄不祀，自郊徂宮，上下咎瘳，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教下土，寧丁我我躬。”
10. 大雅公劉四章：篇公劉於京斯，依跼蹐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11. 秦小戎二章：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驅騶是中，驅騶是驂，龍盾之合，鋈以殷軔，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12. 豳七月八章：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
13. 大雅蕤一章：蕤蕤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14. 見後正文
15. 見後正文
16. 大雅大明七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于侯禦，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論冬蒸兩部

- a. “騰，勝，勝”的諧聲的“朕 d'iem”在詩中韻“綬”，
- b. “膺”的諧聲爲“音 iem”在詩中韻“綬”，
音”。
- c. “鬻飯”謂之鬻(爾雅釋器，方言)“紆”爲“繪”(禮記內則，“織紆組訓”疏)，其諧聲字“增”在詩中韻綬。
- d. “降”的諧聲字“頤，頤，櫓，頤”等字在切韻裏爲 kam 或 k'am 及 kung 或 xung 數讀“陸”可作“臨”(詩，皇矣)在詩中韻“深，宗，崇”(大雅，鳧鷖四章)等字，“朋，崩”從“凡”聲在詩中韻“升，承，菱”等字。
- e. 在切韻裏從“今”聲的字如“琴”有 g'iang, g'iem 兩讀，“矜”有 kiang, g'iem 兩讀，切韻從“宋”聲的字，有“頽，株，抹”爲 sâm，“彤”有 iung, t'iem 兩讀，“頤”的諧聲字“頤”，類在切韻裏爲 liap。

III. 這些個證據，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冬蒸兩部和侵部的確有密切的關係。那末，我們要問：

(A). 詩經，冬，蒸兩部和侵部押韻，是冬，蒸兩部在古代爲閉口韻近似侵部呢；

(B). 還是侵部那些字，都是喉口開唇或半鼻音，近似冬，蒸兩部爲音呢？

的確這真是到了一層重要關頭，我們分開來說：

1. 如果侵部的林，心，音，綬，飲，謹等字和他們同押韻的幾十多個字都是喉口開唇像冬，蒸似的，那末你要解釋切韻裏的閉口韻，必陷於不可能。
2. 關於“風”字高先生已用方音證明他的上古音爲合口閉口韻；他如“熊”字從炎聲，高先生亦證明他在上古是合口閉口韻。現在我們更可知道同“綬 ts'iem”字押韻的“弓”字的諧聲字“穹”，今日在安南借去漢音還保留著他的古音，k'um，同“乘，騰，弓，增，膺，懲，綬”押韻的“萬”¹⁷字，藏文中還保留著他的古音，hbum 我們得到這兩個最重要的證據來使我們立刻就可決定了，這兩部上古音乃是 A 項的擬想；但是我們總不要焦急，如果看了底下的解釋，理由更要妥實一些。

17. 詳後正文中，

3. 上面都從正面說來，反之若說冬蒸兩部上古爲閉口韻，那A項不能解決的，顯然是非常容易說明了。亦就是答復爲什麼侵部在切韻仍保存閉口韻，而冬，蒸兩部却已變爲 -ng 韻的疑問。我們先看他們的音值，現在把全部按古音分寫在這裏：

(1) 冬部： 中 tŋg, 宮 kiung, 蟲 d'iuŋ, 冬 tuong, 蠱 tsiung, 沖 d'iuŋ, 躬 kiung, 戎 úziung, 濃 nuong, 融 d'iuŋ, 終 tsiung, 深 tsiung, 宗 tsuong, 崇 dʒ'iuŋ, 宋 suong, 降 kǎng, 𠂔ǎng,	和侵部押韻的字： 飲 iəm 謀 d'iəm 臨 h'iəm 驂 tsám 陰 iəm
(2) 蒸部： 蒸 xwəŋ, 繩 dʒ'iəŋ, 棚 p'ieŋ, 弓 kiung, 夢 mung, 憎 tsəŋ, 升 siəŋ, 朋 b'əŋ, 興 xiəŋ, 增 tsəŋ, 恆 ʔəŋ, 崩 pəŋ, 承 z'iəŋ, 懲 d'iəŋ, 蒸 tsiəŋ, 雄 ʔiəŋ, 兢 kiəŋ, 肱 kwəŋ, 勝 siəŋ, 騰 d'əŋ, 冰 piəŋ, 𠂔 úziəŋ, 登 tɛŋ, 馮 b'iəŋ, b'iuŋ, 騰 d'əŋ, 膺 iəŋ, 乘 dʒ'iəŋ,	林 h'iəm 心 siəm 音 iəm 綏 ts'iəm

從以上的表看來，

- (1) 冬部是合口的 iuŋ 及 uong 要說他是在上古爲合口閉口韻因異化作用變成了古音的樣子，顯然是很自然的。只有一個“降”字，kǎng，雖然不大容易說得過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拿他的諧聲字賴等 k'âm, kung, 來想像。“降”在上古或者也許是合口的字。

(2) 關於蒸部，那就不容易想像了。現在分開來說：

- (a) 合口類的字如“弓，夢，雄，肱，堯，馮” (b'iang) 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在上古也是有合口呼，就因為這合口呼的關係就把閉口韻失掉了。
- (b) 如“朋，棚，崩，冰，馮 (b'iang)”等唇音字，雖然都是開口類的，可是我們說他們是由上古合口類的字變來，在音理上是不算不自然的，因為那也是一種異化作用啊。(p:u)。
- (c) 其他的如“勝，贍，騰，陞，膺”在前邊已經提過他們的諸聲字，都是閉口韻們“興，乘，增，徵，承”等字又同侵部押韻。我們既然沒有理由說他們是由 -ng 變成 -m 現在又知道他們由 -m 變成 -ng 的設想是比較容易說一些，那我們就問為什麼開口類閉口韻的字不全體變 -ng，獨獨的他們演變成 -ng 呢。冬部的字已經知道他是合口類，因異化作用 (u:m) 失掉 -m 變成了 -ng，本部有些字也已經有了同樣的說明，那末這些恐怕很難逃此例，也就是除非這樣的說明比較好一點，別的不大容易說了。至於他們為什麼在古音裏變成了開口類的字，在我們對於上古音還沒有更切實的研究以前，說明總是很難的。不過我們看到古音合口的 -iwāng 和 -iweng 在今音變成了 -ing，農 nuong 變成 neng，弄 lung 變成 neng，那蒸部這些字在上古有為合口的可能，就是可想像的了；況且切韻裏蒸韻沒有合口，登韻缺少上去的合口呢。
- (d) 還有一種證明，就是他們除和閉口韻通韻外，並不和別的韻混亂。

我們總起這幾種重要的解釋，可以想到：

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原是合口類閉口韻，後因異化作用就慢慢的變成今日的嗽口開唇的韻了。

關於他的音質是很難確定的，我們只能夠這樣的想去：

上古	古	近代
冬 -u-m?(-iw-m?)	ung	-ung
蒸 -u-m?(-iw-m?)	-əng	-əng

這兩部所不同的地方，許是一個是 uo(iwo) 一個是 u, ua, 或 ua? 我總沒能力決

定他。這只得希望將來還有機會再來討論。總之，我們以今日的能力所及，僅能想像這兩部在上古是合口類閉口韻罷了。

現在關於冬蒸兩部上古音大致討論完了，但是我想一定還有人記得那清朝大師冬東相通的論調，和高本漢先生在前篇文章裏證明“來”，“贈”押韻是因“來”收附聲韻的 -g 的原故，那種說法。如果我們稍稍的重視到這一點，則前面的設想勢必難以成立，可是我在前邊已經說過了這詩經的空間性和時間性，也很可以使我們注意；剛纔說的那個問題，恐怕就是方音在那作祟哩。

IV. 如果說到詩經的方音，立刻就會發生兩種疑問；

- a. 三頌是不是有方音性；
- b. 大小雅的作品是不是有方音性？

這兩項可以並在一起來說，三頌雖然是三個不同的地方作品，但是他們都是貴族方面的產兒，所謂廟堂文學的。他們必不肯把他們的先祖詩韻遺音和貴族通用的語音棄掉，來效民族間的歌樂；自然是他們也有個時間的先後。大小雅的方音，更難確定，他們大多數也屬於貴族方面，情形自然也沒什麼特別的，所以方音只得求之於國風。

冬蒸兩部在國風方面的分配，有以下的現象：

- (1)a. 秦邠兩國風共三首，全來韻侵部的字；
- b. 秦邠以外的國風共十三首，無一首同侵部押韻。並且有：
- (2)a. 鄭風“來 lāg”韻“贈 tēng”¹⁸
- b. 邠風“戎 áziung”韻“東 tung, 同 d'ung”¹⁹的現象：

這個使我們知道除秦，邠外都是收鼻韻 -ng, 並且出自二南故地，較晚些的離騷²⁰也是冬東互通，更可讓我們明白這些國風方音，顯然和秦，邠不同。秦邠居於中國西部，其他在中部或東南部。²¹這兩個大區域，在自然界裏有一個天然的界限；黃

18. 女曰雞鳴三章，

19. 旄丘三章，王說較當，以疊韻之故，

20. 參陸侃如的二南研究——清華國學論叢第一期。

21. 參本篇末國風區域畧圖，

論冬蒸兩部

河的阻隔，山脈的橫斷，關口的扼限，處處都能使他們交通發生困難，言語的交換，自然也就是很少的；反之，則中原一帶有廣大的平原和水路的交通，言語自然容易混雜，容易變成一致了，所以上古的合口閉口韻，冬蒸兩部到了春秋時代，中原已經演變成 -ng 的時候，而秦函因同中原隔絕的緣故，仍然保留他；呈爲國風詩韻紛歧的現象，也就是前人冬，東兩部爭持的來源，同時也給高本漢說“來”收附聲韻“-g”的設想完成了。這兩種方音區域，漢楊雄曾在他的方言裏稱他爲“自關而西”，“自關而東”，可見他那自然的隔絕，應響於方音，到漢季還是那樣呢。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增補到我前邊的設想裏，作這一段的個煞尾，就是：

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爲合口閉口韻，到了春秋時代，秦函仍然保留着，而自關以東的地方，就因異化作用，全變爲開口開唇了。後來秦函也受他們的應響，到隋唐全變成一致了，直到現在。

※

※

※

我想一定有人還記得，在前邊我提出殷文“萬”字 hbum 來說明蒸部在上古爲閉口韻的。現在我就乘這個機會，來討論幾個有趣的字，作這篇跋的餘論。

a. “萬”

譬如你要一開始讀起殷文的數目字，必定感覺到他的大致很近似中國的古音。爲什麼殷文這些字同中國一律？抑是中藏同源，或中藏互借，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能力來討論他，我只說數目字裏，解釋最感困難的那個“萬”字。在中國詩韻裏，照前人訂的韻表，也找不着他，現在我們知道因爲他們太信“萬”是收 -n 的，所以把他埋沒了。我們試讀一讀下邊的一段詩經，一定會相信我說的不錯，

詩魯頌閟宮五章：

公軫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

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這詩韻的讀法，若每句一韻，萬字自當與“縢”“弓”押韻，二句一韻，萬字亦當與“縢增”爲韻。段氏韻表，却把他無形取消了，那是很沒理由的。我已經證明“弓”

等字在上古爲 wəm, 或 om, 那萬字當是：

	上古	古	近代
“萬”	muom(?) → hbum(藏文)	miwən →	uan

b. “皇”

皇字在較早的周頌裏韻“崇”²²商頌裏“遄”韻“監”，“嚴”，“濫”。²³崇屬冬部已證明他是閉口韻。皇的諧聲“遄”字也韻覃部的字，這就使我們明白了他說上古音當然也是閉口韻。那末，我們拿來解釋爾雅“林；君也”顯然比較容易些。如果想到羅文的皇字爲 hluang²⁴那解釋的方面就更發生興趣了。

	上古	古	近代
“皇”	glwam(?) → (?)	ɣlwāng(?) → (?) hluang (羅文)	ɣwāng → ɣuang

	上古	古	近代
“林” ²⁵	gliəm →	liəm →	lin

從這裏看來“皇”“林”的聲韻極相同，所以他們可以互借。也就是詩經“林”訓君的來源了。

c. “人”

詩秦小戎三章，

蒙伐有苑，虎軫鑲膺，
交軛二弓，作閉轔臚；
言念君子，載徃載與，

22. 周頌列文韻“崇”，不韻“邦”“功”。

23. 商頌殷武四章，

24. 馬伯樂 Maspero 的唐代長安方言考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BEFEO*. 1920 定上古“皇”字爲“ɣluāng”可參考。

25. 參高本漢分析字典“林”字下。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這“人”字無論如何，總該押韻，上句和“弓”對，本句和“秩秩德音”爲排句，據什麼理由，都不應該削去的。但段先生又因他今音收 -n，就把他忘記了。“人”在別的詩裏大多數和“天”爲韻，我們暫切把他停止，且先來討論“天”字。

d. “天”

“天”字在諸聲中有“忝忝，蓀” t'iem，在東漢方音裏和顯 xien 同音²⁶，今日廣東台山方音仍有這樣的例，使我們可以想到，他或許在古代有複子音及閉口韻的成分。這個設想，不久就從藏文裏找到了旁證。藏文的天，音爲 nam。來自古代的 gnam，恰恰和“天”的諸聲字“忝” t'iem 及別讀 xien 相對映。藏支方音有 nan, dam²⁷都是從 gnam 失掉複子音的“g-”變來的；那末中國的 t'ien，當然也有失掉複子音的 k. 或 g 及閉口韻變來的可能了。況說還有 t'iem 及 xien 作旁證呢。我們既然知道“天”的古音是閉口韻，那他有八九處，詩經單獨著“人”字，就使我特別注意了。人字在前段已經證明他是上古也是的脣與弓音等字押韻，現在我們又知道天字在上古也是閉口韻那末前人所謂真文有別的真部就有些字在上古或許收閉口韻了。

大雅文王一章“天”韻“新”，七章韻“躬”。辛的諸聲字“痒”切韻裏有兩讀，一爲 suan，一爲 šiəm，“躬”在多部上古爲合口閉口韻。那末，他們的押韻，並不背謬。還有：

秦風黃鳥一二三章，“天，人，身”爲韻。“身”在廈門今日方音爲 sim，似乎是仍保留着較古的 -m 尾，那末他們對韻也不算出奇了。

我總不願意拿真的全部來加入這段的討論，自然是那部中的“矜”古有 kiəng, g'iem 的兩讀²⁸，藏文 séem 實有“神”意²⁹，“壬”可訓“佞”³⁰，廈門讀“騰”爲 lim，

26. 釋名釋天“天”讀，司，亮，冀以舌腹言之，天 t'ien 顯 xien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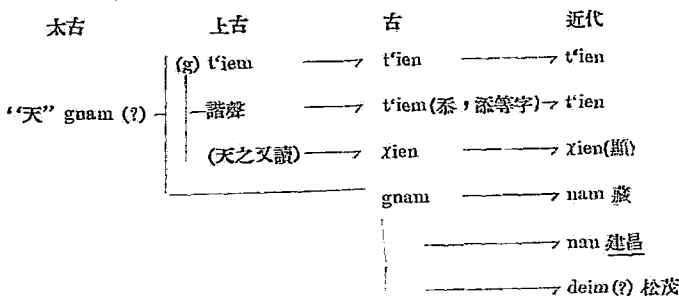
27. 藏支建昌音“難”松茂音“得末”，餘不俱引；明西蕃譯語也是音“難”，不知是不是建昌一系的方音，待考。

28. 漢章元成戒子孫詩以韻心，今日廣東客語爲“kim。”

29. 藏文中“心”爲“snying”東漢音譯爲“仍”，séem 並有神意。

30. 汗書元帝紀“是故壬人在位”，服虔注“佞人也”。

都可使我們想到真文分開的原理。但是我覺得對於解釋的材料，尙感缺乏，這全部的討論，只得等將來的機會吧。現在我僅能把“天”字的演變說明如下：



因為一個閉口韻的異化作用，竟引起了這一大些討論，真是沒想到的。現在我除了這個問題以外，對於高先生的論說，在這兒不想再多說了，就在下邊補充幾句，來作這一段的收尾，也就是本篇最末的一點貢獻。

高先生曾提起之韻有些字在上古有附聲韻 -g，的確不錯，我們在蔭文裏也能得到一點旁證，如“字”和“子”字。但“子”字在爾風鸛鷀一章，曾韻“室” siət；高先生卻沒有提到，我想這是很可注意的地方。-k 變成 -t 或 -t 變成 -k，在中國汕頭，客語裏面例證很多。我們說他在上古韻是：

a “室”字收 -k，所以韻“子” -g 呢？還是

b “子”字收 -t，所以韻“室” -t 呢？

這是很難確定的。現在先把他同蔭文比較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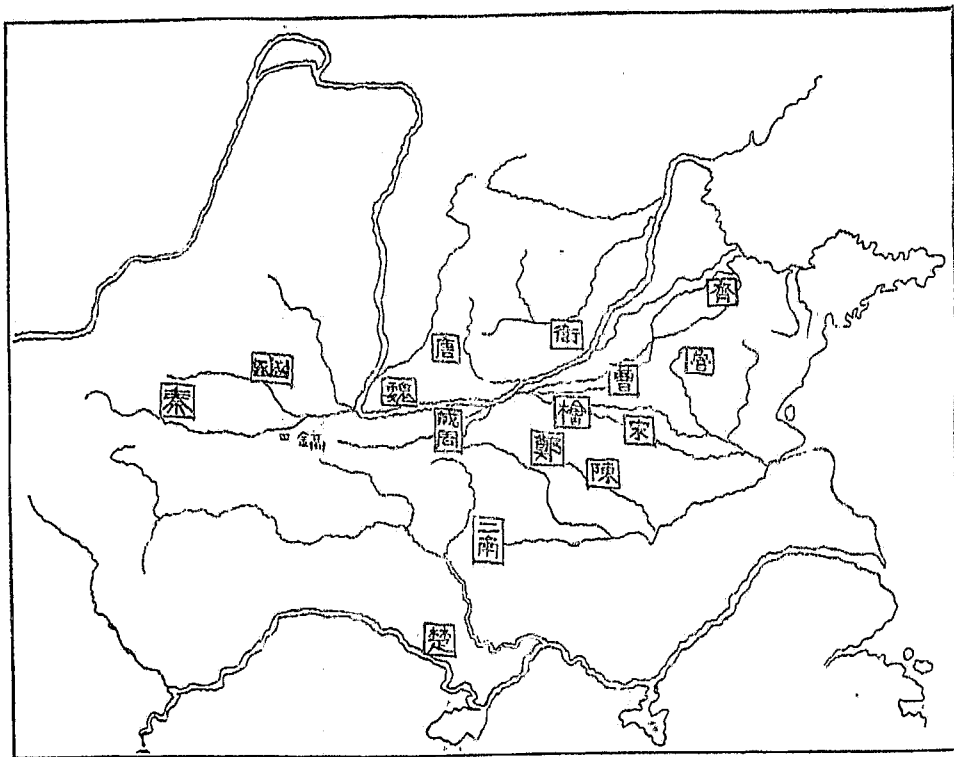
	中文	蔭文
“子”	tsi	sras
“字”	dzi	tshig
“李”	li	從“子”聲
“室”	siət	

中國從子聲的“李”，有蔭文複子音 sr- 在那裏作印證，更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至於他收 -s，那我們拿緬甸文 as → it 的演變規程，來衡量中，蔭文的關係就很

陰冬蕭兩部

容易明白了。大概中國上古“子”的音質許是收 $-s$ 的，以後藏文保留着他，但中國就由 $-(a)s$ 變 it ，又由 $-t$ 變爲 $-g$ 了。要從這方面看來 $-b$ 項的設想或者有些近似一點，同時也知道薩風裏保存“子”字的上古音，更可由此想到，中藏互借或同源的地點。但是這項揣想，不知何時纔得到更普遍的證明或反駁，還希望國內外諸語言學家與以指正或討論。

詩經國風圖畧



附註 僅標十三國風從王國維都，邨有目無詩說。（觀堂集林卷十八邨伯開跋）
二南說各有異，暫以陸侃如考定爲準。（國學論叢第一期二南研究）

[